

# 里耶秦牘「秦更名方」疑難文句 解析——附論木方之繕寫年分及對 「書同文字」政策的新認識

邴尚白\*

〔摘要〕

里耶秦牘「秦更名方」應為目前深入瞭解秦代「書同文字」政策，最重要且直接的史料，極其珍貴，因而獲得學界頗大的關注。「秦更名方」雖有殘損，且部分文字又有不同程度的漫漶，但經學界接力般的研究，現存有墨跡之字，大多已能辨識確認，甚至對於一些缺損、省略之處，亦根據文例、文義作了合理的擬補。然而，全篇中仍有部分疑難文句的涵義有待商酌，主要有「歸戶更曰乏戶」、「曰產曰族」、「曰旡曰荊」等句，本文將針對這些疑點試作詮解。其中，「曰旡曰荊」一則，與木方之繕寫年分有關，亦將附帶論及。本文並將修正前人論著所附全篇釋文，期能提供更理想的釋文版本。此外，還將討論木方之名稱，以及對「秦更名方」之句式、秦「書同文字」政策的新認識等問題。透過本文的解析，期望能增進對此珍稀文獻的認識，並對於秦代「書同文字」政策有更深刻的理解。篇末附上「秦更名方」全篇的語譯，以便讀者參閱、檢視。

關鍵詞：里耶秦簡、秦更名方、繕寫年分、書同文字

---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

2002 年 6 月，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龍山縣里耶鎮的里耶古城遺址一號井中，出土了 38000 餘枚秦代簡牘。<sup>1</sup>其中有一塊長 12.5、寬 27.4、厚 0.6 公分的木方，由六片殘片拼合而成，右上角殘缺較多，左下等部分亦略有殘損，其外觀形制為里耶簡牘所僅見。此木方正面以長邊為上方，用篆體分上下兩欄書寫，書體樸拙拘謹；背面則轉九十度以隸體書「敢言之」、「九十八」六字，簡單草率，與正面內容不一定有關。<sup>2</sup>木方最初編號為 8-455，後在《里耶秦簡〔壹〕》的圖版及釋文中改為 8-461，<sup>3</sup>原無篇題，張春龍、龍京沙稱作「秦詔版」或「秦詔令牘」；<sup>4</sup>游逸飛從邢義田之說稱作「秦更名方」；<sup>5</sup>張顯成稱為《更名詔書》；<sup>6</sup>田煒認為本篇除正用語外，還有正字形和正用字的規定，後兩者與「更名」無關，因木方的內容是秦「書同文字」政策的部分具體規定，而改稱之為「同文字方」。<sup>7</sup>

按：游逸飛指出：木方內容不全，不見公文格式，且抄寫有許多隨意、省略之處，應非實際的詔令、詔書，<sup>8</sup>其說是。木方所載，絕大部分為正用語、正用字之規定，正字形的規範僅有「故皇今更如此皇」、「故旦今更如此旦」、「以此為野」（說詳後）三則。而「名」亦有文字之義，《儀禮·聘禮》：「百名以上

<sup>1</sup> 里耶秦簡數量龐大，較早的統計數字略有出入，如：遺址發掘報告言簡牘數量為 37000 枚，袁家榮於發掘報告前言則說是 36000 枚。此處依據後來里耶秦簡整理者之統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嶽麓書社，2007 年），前言，頁 2，頁 179、23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年），前言，頁 1。

<sup>2</sup> 張春龍、龍京沙：〈湘西里耶秦簡 8-455 號〉，《簡帛》第 4 輯（2009 年 10 月），頁 14。

<sup>3</sup>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圖版，頁 68-69、釋文，頁 32-33。

<sup>4</sup> 張春龍、龍京沙：〈湘西里耶秦簡 8-455 號〉，頁 14。

<sup>5</sup> 游逸飛：〈里耶 8-461 號「秦更名方」選釋〉，收入魏斌主編：《古代長江中游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68-90。文中後記指出，「秦更名方」一詞為邢義田提示。

<sup>6</sup> 張顯成：〈開啟規範語言文字先河的國家文件——論秦簡《更名詔書》的語言學價值〉，《簡帛》網站，2017 年 12 月 29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qinjian/7697.html>（檢索日期：2023 年 12 月 5 日）。

<sup>7</sup> 田煒：〈論秦始皇「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及影響——兼論判斷出土秦文獻文本年代的重要標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9 本第 3 分（2018 年 9 月），頁 413。文中列舉前人對本篇之命名，謂《里耶秦簡〔壹〕》於前言中稱木方為「更名詔令」。然翻閱該書，並無此一命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前言，頁 5。

<sup>8</sup> 游逸飛：〈里耶 8-455 號木方選釋〉，《簡帛》第 6 輯（2011 年 11 月），頁 88。




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sup>9</sup>《管子·君臣上》：「書同名，車同軌。」<sup>10</sup>爰此，正字形和正用字亦可稱為「更名」。況且，木方中有「諸名為秦盡更」，是指所有私名中若有「秦」字，均須更改。<sup>11</sup>然並未規定當如何變更，或可換作字義相關之字，或逕改為其他名字。既未統一改名用字，則此條自然不屬於「同文字」的規範。綜上所論，「秦更名方」一名更能概括木方內容，邢義田、游逸飛之說可從，本文亦將其稱作「秦更名方」，惟所取「更名」的「名」，兼有名稱、文字二義。

「秦更名方」應為目前深入瞭解秦代「書同文字」政策，最重要且直接的史料，極其珍貴，因而獲得學界頗大的關注。最早撰文介紹本篇的是張春龍、龍京沙，其所著〈湘西里耶秦簡 8-455 號〉一文，除有全篇釋文及部分字詞之註釋外，還對本篇的內容和性質作了簡要討論，並提供木方的正、背面圖版。<sup>12</sup>

經張、龍二氏發文披露後，陸續有許多學者從各個面向對「秦更名方」進行研究，主要有：胡平生探討木方的性質，認為其為「扁書」，即公開告示的重要公文書。<sup>13</sup>朱紅林討論木方的用途、性質、產生的時代背景及其所反映的秦代文書制度。<sup>14</sup>游逸飛修訂釋文並選釋木方內容，對於省略之字作了較多的擬補。<sup>15</sup>陳偉主編的《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與《里耶秦簡〔壹〕》同時出版，對木方

<sup>9</sup>〔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府學重刊宋本），卷 24，頁 283 上右。

<sup>10</sup> 黎翔鳳校注，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卷 10，頁 559。

<sup>11</sup> 「名」，圖版作，原釋為「官」。按：本篇「官」字作，與此有別，並非一字。細察圖版，此字左下方有墨跡，應為「夕」之外圍筆畫的末端，當改釋作「名」。里耶秦簡 9-9 正「名」字寫作，可以參照比對。嶽麓書院秦簡伍簡 306 正：「黔首、徒隸名為秦者，更名之。」為與此則相同的避諱規定，可互相佐證。此字釋「名」為熊長雲之說，這是他在 2014 年 3 月 26 日於陳侃理課堂上提出的意見，承蒙陳侃理告知，謹致謝忱。

<sup>12</sup> 張春龍、龍京沙：〈湘西里耶秦簡 8-455 號〉，頁 11-15。

<sup>13</sup> 胡平生：〈里耶秦簡 8-455 號木方性質芻議〉，《簡帛》第 4 輯（2009 年 10 月），頁 17-25。

<sup>14</sup> 朱紅林：〈里耶秦簡 8-455 號木方研究——竹簡秦漢律與《周禮》比較研究（七）〉，《井岡山大學學報》第 32 卷第 1 期（2011 年 1 月），頁 125-129。

<sup>15</sup> 游逸飛：〈里耶 8-455 號木方選釋〉，頁 87-104；游逸飛：〈里耶秦簡 8-455 號木方補釋〉，《簡帛》網站，2012 年 2 月 15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qinjian/5828.html>（檢索日期：2023 年 12 月 5 日）。二文後整合為：游逸飛：〈里耶 8-461 號「秦更名方」選釋〉，頁 68-90。

釋文進行校訂補釋。<sup>16</sup>邢義田討論木方「曰𠂔曰荊」，認為是原稱楚作「𠂔」，更名為「荊」之意。<sup>17</sup>張世超論及「書同文字」與漢字的發展，也提到「秦更名方」的部分條目。<sup>18</sup>楊振紅論及「秦更名方」中與「邦」、「都」有關的幾則規定之涵義。<sup>19</sup>臧知非認為秦始皇「書同文字」是統一法律制度、名物稱謂、專屬用語的簡稱。<sup>20</sup>陳侃理根據句式、字形和文意補釋文字，並運用分別書寫於秦統一前後的睡虎地秦簡及里耶秦簡等資料，印證木方文句的含義，並討論秦代「書同文字」政策的內容和效果。<sup>21</sup>郭永秉對「毋曰客舍曰冥（暝）食（飢）舍」、「者如故更諸」、「騎邦尉為騎校尉」等則提出新解。<sup>22</sup>陳松長、賀曉朦指出「走馬」曾兼官稱和爵稱，使用在前，而「簪褭」則僅作為爵稱，使用在後，爵稱二詞之更替，以秦始皇二十六年為分水嶺。<sup>23</sup>張顯成從六個方面指出《更名詔書》在中國語言學的研究方面具有重大價值。<sup>24</sup>田煒對於此木方極為重視，先後撰有多篇相關論文，他指出「書同文字」政策不是單純的統一文字政策，而是包括正字形、正用字和正用語的語言文字規範政策，並總結秦文獻在統一前後的變化規律，為出土秦文獻的斷代工作提供參考。在另一篇論文中，他又對若干秦印和陶文、封泥等印跡材料的時代進行了判斷。此外，他還有兩篇論文討論秦至漢初用字，亦涉及「秦更名方」。

<sup>16</sup>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55-160。

<sup>17</sup> 邢義田：〈「手、半」、「曰𠂔曰荊」與「遷陵公」——里耶秦簡初讀之一〉，《簡帛》網站，2012年5月7日，網址：<http://www.bsm.org.cn/?qinjian/5871.html>（檢索日期：2023年12月）。後收入氏著：《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1年），卷2，頁239-247。收入專書之篇題「𠂔」改為「𠂔」。

<sup>18</sup> 張世超：〈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的文字學啟示〉，《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3年2月1日，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2011>（檢索日期：2024年1月25日）。

<sup>19</sup> 楊振紅：〈從秦「邦」、「內史」的演變看戰國秦漢時期郡縣制的發展〉，《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4期，頁49-68。

<sup>20</sup> 臧知非：〈從里耶秦簡看「書同文字」的歷史內涵〉，《史學集刊》2014年第2期，頁27-31。

<sup>21</sup> 陳侃理：〈里耶秦方與「書同文字」〉，《文物》2014年第9期，頁76-81。

<sup>22</sup> 郭永秉：〈讀里耶8：461木方札記〉，《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386-398。

<sup>23</sup> 陳松長、賀曉朦：〈秦漢簡牘所見「走馬」、「簪褭」關係考論〉，《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4期，頁57-66。

<sup>24</sup> 張顯成：〈開啟規範語言文字先河的國家文件——論秦簡《更名詔書》的語言學價值〉。

<sup>25</sup>張惟捷、覃怡對部分文字提出考釋意見，並認為木方上所書部分篆字具備一定隸變傾向，該文亦討論了「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sup>26</sup>高智敏論及「秦更名方」中與「邦」有關的名號變更、制度變革及其意義。<sup>27</sup>石洋詳論秦簡牘中「段」、「假」的用法。<sup>28</sup>王貴元、李潔瓊根據「秦更名方」的記載，考察秦「書同文」告令頒佈之具體時間。<sup>29</sup>梁鶴及單印飛先後對「乘傳客為都吏」一則作了詳細的討論。<sup>30</sup>魏慈德針對更名方中的定名成因作推測，並檢視秦統一前後的用字用語現象是否符合更名方中的規定。<sup>31</sup>任攀論及「秦更名方」第二欄倒數第三列之漫漶文句。<sup>32</sup>以上論著涉及文字的辨認、擬補與釋讀，木方的性質、書體和價值，規範定名的成因，「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效果及影響等諸多面向，相關研究成果十分豐碩。

「秦更名方」雖有殘損，且部分文字又有不同程度的漫漶，但經學界接力般的研究，現存有墨跡之字，大多已能辨識確認，甚至對於一些缺損、省略之處，亦根據文例、文義作了合理的擬補，補釋及擬補以游逸飛、陳侃理二位建樹尤多。

<sup>25</sup> 田煒：〈論秦始皇「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及影響——兼論判斷出土秦文獻文本年代的重要標尺〉，頁 403-450；田煒：〈從秦「書同文字」的角度看秦印時代的劃分和秦楚之際古文官印的判定〉，收入西泠印社編：《第五屆「孤山證印」西泠印社國際印學峰會論文集（上冊）》（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7 年），頁 25-46；田煒：〈論出土秦和西漢早期文獻中的「生」和「產」〉，《中國語文》2016 年第 2 期，頁 202-210；田煒：〈說「段」「假」〉，《出土文獻》2021 年第 1 期，頁 83-91。

<sup>26</sup> 張惟捷、覃怡：〈里耶秦簡「更名方」考釋與字體相關問題淺析：兼論秦「書同文字」政策〉，《廈大中文學報》第 6 輯（2019 年 1 月），頁 146-173。

<sup>27</sup> 高智敏：〈由「邦」到「天下」——秦「邦」更名所見制度變革及其意義〉，《中華文史論叢》2019 年第 2 期，頁 255-290。

<sup>28</sup> 石洋：〈里耶秦方「段如故更假人」新解〉，《出土文獻研究》第 18 輯（2020 年 4 月），頁 114-128。

<sup>29</sup> 王貴元、李潔瓊：〈秦「書同文」告令頒佈具體時間考〉，《學術研究》2021 年第 1 期，頁 165-172。

<sup>30</sup> 梁鶴：〈秦代「都吏」研究——從里耶秦簡 8-461「乘傳客」談起〉，《簡帛研究二〇二一（秋冬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 年）；單印飛：〈都吏新解〉，《出土文獻》2022 年第 3 期，頁 68-74。

<sup>31</sup> 魏慈德：〈從里耶簡更名方的文字規範看秦文字的使用現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41 期（2022 年 6 月），頁 1-38。

<sup>32</sup> 任攀：〈秦簡語詞札記三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22 年 11 月 3 日，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0964>（檢索日期：2024 年 1 月 25 日）。

田煒則對「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及影響，進行了詳盡的探討。然而，全篇中仍有部分疑難文句的涵義有待商酌，主要有「歸戶更曰乏戶」、「曰產曰族」、「曰𠂔曰荊」等句，本文將針對這些疑點試作詮解。其中，「曰𠂔曰荊」一則，與木方之繕寫年分有關，亦將附帶論及。透過後文的解析，期望能增進對此珍稀文獻的認識，進而對於「秦更名方」的句式乃至秦代「書同文字」政策有更深刻的理解。

本文所論，雖以前述諸句為主，但討論亦涉及「秦更名方」之相關句式，為便於讀者參照，以下先綜合各家之說，列出全篇釋文，採用整理者張春龍以外的意見，加註腳標明出處。<sup>33</sup>前人論著所附本篇釋文，對於各家之說的標註，皆不夠完整、準確，本文對此亦作修正，期能提供學界更理想的釋文版本。至於需用較多篇幅討論的疑難文句，則將於之後數節專門析論。此外，篇末將附上「秦更名方」全篇的語譯，以便讀者參閱、檢視。

## 二、里耶秦牘「秦更名方」新釋文

「秦更名方」分為上下兩欄，以下釋文以上欄為第一欄，下欄為第二欄，由第一欄右方起始，至第二欄左方為止，分欄、分列逐錄，並於前方標明欄、列序，以便查找。待考及殘泐不清之字，用□標出，殘缺字數不明，以◻標示。據文義、句式擬補之字，外加〔 〕。由於木方空間不足或因抄手簡省，而省略未抄之字，外加【】。

第一欄第一列 ◻◻<sup>34</sup>

第一欄第二列 ◻◻

第一欄第三列 〔段如故，更〕假人<sup>35</sup>

<sup>33</sup> 根據《里耶秦簡〔壹〕》後記，釋文初稿為張春龍所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後記，頁114。

<sup>34</sup> 本列殘斷處略有墨跡，諸家皆以此為第一列，茲從之，以與各家列序統一，便於參照。然由「秦更名方」上方及右方皆緊貼邊緣書寫的抄寫方式，以及上欄文字較下欄文字為大，上欄抄寫亦較寬鬆等方面來看，此列前面應該還有兩列完全殘損，即「〔段如故，更〕假人」前約有四列殘損。

<sup>35</sup> 「段如故，更」從陳侃理擬補，「人」字亦為陳侃理所補釋。田煒正確指出此句之義為：表「借入」之義時改用「假」字表示，其餘原來由「段」字承擔的用法予以保留。之後石洋、田煒

- 第一欄第四列 〔泉如故，〕更錢□<sup>36</sup>  
第一欄第五列 大如故，更泰守<sup>37</sup>  
第一欄第六列 賞如故，更償責（債）<sup>38</sup>  
第一欄第七列 吏如故，更事<sup>39</sup>  
第一欄第八列 卿如故，更鄉<sup>40</sup>  
第一欄第九列 走馬如故，更簪裊<sup>41</sup>  
第一欄第十列 〔者〕如故，更諸<sup>42</sup>  
第一欄第十一列 〔酉〕如故，更酒<sup>43</sup>  
第一欄第十二列 灋如故，更廢官<sup>44</sup>  
第一欄第十三列 鼠如故，更予人<sup>45</sup>  
第一欄第十四列 更訛曰謾  
第一欄第十五列 以此為野  
第一欄第十六列 歸（匱）戶更曰乏戶<sup>46</sup>

又對秦文獻中「段」、「假」二字的用法，作了詳細的討論。陳侃理：〈里耶秦方與「書同文字」〉，頁 79；田煒：〈從秦「書同文字」的角度看秦印時代的劃分和秦楚之際古文官印的判定〉，頁 30-31；石洋：〈里耶秦方「段如故更假人」新解〉，頁 114-128；田煒：〈說「段」「假」〉，頁 83-91。

<sup>36</sup> 「如故」從陳侃理擬補，「錢」字為陳偉補釋，「更」字為陳侃理補釋。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頁 155；陳侃理：〈里耶秦方與「書同文字」〉，頁 77、79。陳侃理又認為此則或許與「泉」、「錢」二字的分職有關。按：此句的第一個缺字，確實很可能是「泉」，可依其說擬補。

<sup>37</sup> 「大」、「泰守」為陳侃理補釋。陳侃理：〈里耶秦方與「書同文字」〉，頁 78。

<sup>38</sup> 「更」字為游逸飛補釋，「賞」、「償責」為陳侃理補釋。游逸飛：〈里耶 8-455 號木方選釋〉，頁 88-89；陳侃理：〈里耶秦方與「書同文字」〉，頁 77-78。

<sup>39</sup> 「吏」字為陳侃理補釋。陳侃理：〈里耶秦方與「書同文字」〉，頁 77。

<sup>40</sup> 「卿」、「鄉」為陳侃理補釋。同前註，頁 77-78。

<sup>41</sup> 「走馬」、「簪裊」為陳松長、賀曉朦補釋。陳松長、賀曉朦：〈秦漢簡牘所見「走馬」、「簪裊」關係考論〉，頁 60-66。

<sup>42</sup> 「者」從陳侃理擬補，「諸」字亦為陳侃理所補釋。陳侃理：〈里耶秦方與「書同文字」〉，頁 77-78。



<sup>43</sup> 「酉」從陳侃理擬補，「酒」字亦為陳侃理所補釋。同前註，頁 77-78。

<sup>44</sup> 「灋」字為陳侃理補釋。同前註，頁 77-78。

<sup>45</sup> 「鼠」、「人」為陳侃理補釋。同前註，頁 77-79。

- 第一欄第十七列 諸名為秦盡更  
 第一欄第十八列 故皇今更如此皇  
 第一欄第十九列 故旦今更如此旦<sup>47</sup>  
 第一欄第二十列 曰產曰族<sup>48</sup>  
 第一欄第二十一列 曰玆曰荊<sup>49</sup>  
 第一欄第二十二列 毋敢曰王父曰泰父  
 第一欄第二十三列 毋敢謂巫帝曰巫  
 第一欄第二十四列 毋敢曰豬曰彘  
 第一欄第二十五列 王馬曰乘輿馬  
 第二欄第一列 泰上觀獻曰皇帝【觀獻】<sup>50</sup>  
 第二欄第二列 天帝觀獻曰皇帝【觀獻】<sup>51</sup>

<sup>46</sup> 此句的詳細討論，請參看本文第三節。

<sup>47</sup> 此句原釋作「故旦今更如此旦」，二「旦」字寫法相同。游逸飛將本句與「故皇今更如此皇」皆歸於「正字」組，認為是書同文字、統一字形的規定，但又以為此條似未寫出不同的「旦」字。張世超認為：「旦」字在睡虎地秦簡中有兩類寫法：第一類強調「日」與「一」之相連，第二類則已放棄了「日」、「一」相連的構字之意。陳侃理說：「此處所示兩字形的差別，可能是前者所從的『日』中一橫與兩側的豎筆相接，並寫得易與『且』字相混。這一差別在篆書中會表現得比較明顯，而目前所見秦簡多用隸書，書寫相對草率，無法反映這種筆畫上的不同，也就難以用來印證此條規範的實際效果了。」張惟捷、覃怡則認為兩「旦」字寫法的區別是：「前者上為四邊形指事符號口，下為一橫，後者上為日，下為一橫。」田煒則對戰國至秦代之秦簡中「旦」字各種寫法的斷代意義，有非常詳細的討論。按：游逸飛指出此條屬於統一異體寫法，即正字形的規定，非常正確。但對於兩「旦」字寫法的差異為何，則各家觀點有別。秦文字「旦」字並沒有作上為四邊形指事符號口的寫法，此句兩「旦」字寫作、，細察圖版，陳侃理之說近是。前一「旦」字所從之「日」，與下方橫畫相近甚至相連，因而易與「且」字相混，釋文應寫出此特徵，改作「旦」或「旦」。游逸飛：〈里耶 8-455 號木方選釋〉，頁 94；陳侃理：〈里耶秦方與「書同文字」〉，頁 80；張惟捷、覃怡：〈里耶秦簡「更名方」考釋與字體相關問題淺析：兼論秦「書同文字」政策〉，頁 153；田煒：〈從秦「書同文字」的角度看秦印時代的劃分和秦楚之際古文官印的判定〉，頁 33-34；張世超：〈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的文字學啟示〉。

<sup>48</sup> 「族」，原釋為「疾」，從陳偉改釋。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頁 156。此句的詳細討論，請參看本文第四節。

<sup>49</sup> 此句的詳細討論，請參看本文第五節。

<sup>50</sup> 「觀獻」從游逸飛擬補。游逸飛：〈里耶 8-455 號木方選釋〉，頁 88、96。



第二欄第三列 帝子游曰皇帝【游】<sup>52</sup>

第二欄第四列 王節弋曰皇帝【節弋】<sup>53</sup>

第二欄第五列 王譴曰制譴

第二欄第六列 以王令曰以皇帝詔

第二欄第七列 承命曰承制<sup>54</sup>

第二欄第八列 王室曰縣官

第二欄第九列 公室曰縣官

第二欄第十列 內侯為輪（倫）侯

第二欄第十一列 微侯為列侯

第二欄第十二列 以命為皇帝【制】<sup>55</sup>

第二欄第十三列 受（授）命曰制<sup>56</sup>

第二欄第十四列 出命曰制<sup>57</sup>

第二欄第十五列 易謂□詔

第二欄第十六列 莊王為秦上皇

第二欄第十七列 邊塞曰故塞

第二欄第十八列 毋塞者曰故微

<sup>51</sup> 「觀獻」從游逸飛擬補。同前註。

<sup>52</sup> 「游」從游逸飛擬補。同前註，頁 88、97-98。

<sup>53</sup> 「節弋」從游逸飛擬補。游氏原認為「弋」指弋獵，後又撰文引劉德曜將「節弋」讀為「節瑞」指符節、信節之說備考。按：「弋」、「瑞」二字古韻分屬職部、歌部，並不密近，也缺乏通假例證。「節弋」或指依一定的時節弋獵，《漢書·貨殖傳》：「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中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罟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溪隧。」所言即為此義。游逸飛：〈里耶 8-455 號木方選釋〉，頁 88、97-98；游逸飛：〈里耶秦簡 8-455 號木方補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二十四史點校縮印本），卷 91，頁 928 下右。

<sup>54</sup> 「命」，原釋為「令」，從游逸飛改釋。游逸飛：〈里耶 8-455 號木方選釋〉，頁 88-89。

<sup>55</sup> 「制」，抄手省略未抄，游逸飛擬補為「命」，田煒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命』為『制』，『令』為『詔』」改擬補作「制」。田說可從。游逸飛：〈里耶 8-455 號木方選釋〉，頁 88；田煒：〈論秦始皇「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及影響——兼論判斷出土秦文獻文本年代的重要標尺〉，頁 410。

<sup>56</sup> 「受（授）」字為游逸飛補釋。游逸飛：〈里耶 8-455 號木方選釋〉，頁 88-90。

<sup>57</sup> 「出」，原缺釋，陳偉疑為「出」，可從。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頁 158。

第二欄第十九列 〔王〕宮曰〔帝宮〕<sup>58</sup>

第二欄第二十列 王游曰皇帝游

第二欄第二十一列 王獵曰皇帝獵


第二欄第二十二列 王犬曰皇帝犬




第二欄第二十三列 以大車為牛車

第二欄第二十四列 騎邦尉為騎校尉<sup>59</sup>

第二欄第二十五列 郡邦尉為郡尉<sup>60</sup>

第二欄第二十六列 【郡】邦司馬為郡司馬<sup>61</sup>

<sup>58</sup> 「宮曰」前後圖版模糊，游逸飛擬補為「王」、「皇帝宮」，由殘存筆畫及文義觀之，其所補「王」、「帝宮」可從。「曰」後一字圖版作，應為「帝」字而非「皇」字。匿名審查委員說：「『王宮曰帝宮』，已足以讀通。雖然『秦更名方』的『王』字多半更名為『皇帝』，但也有更名為『乘輿』、『制』、『皇』等例。『王宮曰皇帝宮』的釋文雖然也可能存在，但目前沒有更多證據支持，此處不必大膽補『皇』字。」可從，感謝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游逸飛：〈里耶 8-455 號木方選釋〉，頁 89、91。

<sup>59</sup> 此句第六字圖版作，右下漫漶，原缺釋，游逸飛以為此字有釋作「縣」、「郡」、「都」三種可能性，但認為皆有缺陷而闕釋；郭永秉釋為「校」，並認為騎邦尉是秦中央統一負責管理騎士的職官；張惟捷、覃怡釋作「都」。按：郭說可從。里耶秦簡「校」字作（8-64）、（8-1997），可以比對。游逸飛：〈里耶 8-455 號木方選釋〉，頁 102；郭永秉：〈讀里耶 8：46 1 木方札記〉，頁 392-396；張惟捷、覃怡：〈里耶秦簡「更名方」考釋與字體相關問題淺析：兼論秦「書同文字」政策〉，頁 158。

<sup>60</sup> 孫聞博認為：「郡邦尉」應指郡之邦尉，之所以不寫「邦尉為郡尉」，是為了與中央之「邦尉」區隔，並舉漢代人視郡如邦國，視郡守如君，作為戰國時期秦國以「郡」稱「邦」之佐證；高智敏則認為：「邦」、「郡」應有別，「郡邦尉」為中央邦尉派駐於郡內的吏員，負責郡內軍事事務。按：依目前所見資料，兩說似乎都難以完全證成。若依高智敏之說，「郡邦尉為郡尉」的意思便是：中央邦尉派駐於郡內、負責郡內軍事事務的吏員，改為郡內負責軍事事務的吏員。則「郡邦尉」與「郡尉」不僅是名稱的改變，還牽涉到官制的變革。然綜觀「秦更名方」，除有關「邦」、「郡」的此則及次則外，其餘規定更名前後的區別，似皆僅為名稱的改變，而未涉及制度之更革，這兩則或許也不應例外。因此，本文暫從孫聞博之說。關於秦簡中「邦」，學界尚有幾種異說，相關討論可參看高智敏之文。孫聞博：《秦漢軍制演變史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 4 月），頁 60-61；高智敏：〈由「邦」到「天下」——秦「邦」更名所見制度變革及其意義〉，《中華文史論叢》2019 年第 2 期，頁 255-290。

<sup>61</sup> 孫聞博認為：「邦司馬」主要設置於郡，故不加郡字。游逸飛則說：「不管認為漢初楚國是封建邦國，還是認為漢初楚國是小中央，均為邦司馬『主要設置於郡』的反證。無論強調戰國秦國原為封建邦國，抑或強調戰國秦國已有中央政府，秦中央均應有邦司馬一職。若主張『邦

第二欄第二十七列 乘傳客為都吏

第二欄第二十八列 大府為守□公人（？）<sup>62</sup>


第二欄第二十九列 毋曰邦門曰都門<sup>63</sup>



第二欄第三十列 毋曰公埵（埵）曰宗埵（埵）<sup>64</sup>

第二欄第三十一列 毋曰客舍曰賓飢（食）<sup>65</sup>

第二欄第三十二列 舍

### 三、「歸戶更曰乏戶」解析




此句「歸」字為游逸飛承李曉杰之說所補釋。<sup>66</sup>「乏」字圖版作，原釋為「乙」，郭永秉說：




此字與一般寫作、的「乙」字形狀頗不類，沒有「乙」字（特別是篆文形體）頭上屈曲的那一折，而且從圖版看這個字的筆劃中有斷裂，並不像一筆寫成，釋「乙」應當不可信。更值得注意的是，上撇的頭部下方

司馬』之前省略『郡』字，全文應作『郡邦司馬為郡司馬』，與『郡邦尉為郡尉』相呼應，或不失為一種解釋。」游說可從，本文於「邦」前補一「郡」字。孫聞博：《秦漢軍制演變史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頁61；游逸飛：《製造「地方政府」——戰國至漢初郡制新考》（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1年），頁213。



<sup>62</sup> 此句末字原缺釋，郭永秉釋「人」，宜存疑待考。郭永秉：〈讀里耶8：461木方札記〉，頁392。

<sup>63</sup> 游逸飛指出：「邦門」指城門，先秦文獻無「都門」一詞，睡虎地秦簡的「都」往往不指首都咸陽，因此都門也是泛指城門。其說可從。游逸飛：〈里耶8-455號木方選釋〉，頁93-94。

<sup>64</sup> 陳偉將此句第4、7字釋為「埵」；郭永秉懷疑本句第4、7二字為「埵」，任攀從之，將整句釋讀為「毋曰公埵（埵）曰宗埵（埵）」。按：此句第4、7字原作、，右半所從應為「而」；第6字原作，當釋為「宗」。郭永秉、任攀之說可從。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頁133；郭永秉：〈讀里耶8：461木方札記〉，頁397；任攀：〈秦簡語詞札記三則〉。


<sup>65</sup> 「賓」，圖版作，郭永秉從陳偉之說改釋為「冥」。按：此字上方有一點，並非從「网」，仍應從整理者釋「賓」。秦簡「賓」字作（里耶秦簡9-3283）、（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250），可以參照。郭永秉：〈讀里耶8：461木方札記〉，頁386-390。

<sup>66</sup> 游逸飛：〈里耶8-455號木方選釋〉，頁89。

和下橫筆的中部上方，其實有著不可忽視的墨迹顆粒，此字似應是「乏」字，試比較下列秦漢簡中的「乏」：（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可惜「歸戶」的意義不明，「乏戶」義亦應待考。<sup>67</sup>

然於郭氏之後發表的相關論著，除田煒缺釋外，<sup>68</sup>其餘仍將此字釋為「乙」，無人採用其說。

按：郭永秉對於圖版的觀察其實相當細緻而正確，此字確應改釋為「乏」。「乏戶」見於里耶秦簡中與戶籍統計有關的記載，簡 8-1716 云：

卅五年遷陵貳春鄉積戶二萬一千三百  
毋將陽、闕亡乏戶。

另外，9-721 則言：「敢言之：遷陵卅三年將陽乏戶」。以下先解釋簡文中所見戶政、法律用語，以便掌握「乏戶」的詞義。

「積戶」，整理者張春龍以為是當地實際戶數的統計，<sup>69</sup>陳偉原認為是指累積戶數，<sup>70</sup>但後又認為歷年戶數累計或一年中逐日戶數合計，恐怕沒有統計的價值和必要。<sup>71</sup>凡國棟則以為「積」有留滯義，「積戶」統計的對象可能是包括以乘城卒、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資贖債、司寇隱官、踐更縣者等身分生活在遷陵縣的人員。<sup>72</sup>

按：貳春僅為秦代遷陵縣下轄的一個鄉，其戶數似不當有超過兩萬之多。而一鄉中的各種士卒、罪犯、勞役等之人數，數量同樣不應如此龐大，這些人員更

<sup>67</sup> 郭永秉：〈讀里耶 8：461 木方札記〉，頁 396。

<sup>68</sup> 田煒：〈論秦始皇「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及影響——兼論判斷出土秦文獻文本年代的重要標尺〉，頁 410。

<sup>69</sup> 張春龍：〈里耶秦簡所見的戶籍和人口管理〉，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編：《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研究：中國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89、194-195。

<sup>70</sup>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頁 178。

<sup>71</sup> 陳說為未刊稿，見於凡國棟：〈里耶秦簡所見秦基層地方行政體系〉，《湖南考古輯刊》第 11 輯（2015 年 1 月），頁 311。

<sup>72</sup> 凡國棟：〈里耶秦簡所見秦基層地方行政體系〉，頁 310-312。

不會用「戶」來統計。「積戶」應是指累積戶數，之所以需要累積統計戶數，可能與秦代基層官吏的量化考核有關，至於實際累積統計的方式，學界已有較詳細的推測與討論，可以參看。<sup>73</sup>

「將陽」與「闌亡」的涵義，可參照嶽麓秦簡肆《亡律》，簡 043 云：

不會答及除，未盈卒歲而得，以將陽瘠（辟）；卒歲而得，以闌瘠（辟），有（又）行其答。

意思是說：犯當處答刑的罪，及任命勞役等，卻未在約定日期內出面報到，若不滿一年即被拘捕，以「將陽」罪論處，一年以上被拘捕，則以「闌」罪論處，還要執行原來的答刑。又簡 091 云：

闌亡盈十二月而得，耐；不盈十二月為將陽，毆（繫）城旦舂。

則是指：若「闌亡」滿十二個月被逮捕，兼處以剃除頰鬚之刑；<sup>74</sup>若是未滿十二個月則為「將陽」，處以有刑期之築城等勞役徒刑。<sup>75</sup>據以上兩簡，可知「闌亡」（或稱「闌」）及「將陽」，應為兩類不同情況的逃亡罪名。陳松長認為「闌亡」是沒有符節擅自出入關卡；「將陽」則是逃亡犯罪中情節最輕的一種逃亡，可能是指在某一個區域內隨便晃蕩，既不闌越關卡，也不逃離國境。<sup>76</sup>彭浩則認為「闌亡」

<sup>73</sup> 晉文：〈里耶秦簡中的積戶與見戶——兼論秦代基層官吏的量化考核〉，《中國經濟史研究》第 1 期（2018 年 1 月），頁 56-61。

<sup>74</sup> 匿名審查委員提醒：「『耐』刑為兼刑，當耐為隸臣妾或耐為鬼薪白粲。」按：耐刑是與各種徒刑配合使用的兼刑，韓樹峰有詳細的討論。由簡文來看，逃亡未滿十二個月的處罰似乎比逃逸滿一年還輕，並不合理，可見此處的耐刑確實為兼刑。然因本簡之前的簡文內容並不清楚，施用的徒刑不明，謹附加說明於此。韓樹峰：〈耐刑、徒刑關係考〉，《史學月刊》第 2 期（2007 年 2 月），頁 22-27。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sup>75</sup> 「繫城旦舂」應為有刑期之築城等勞役徒刑，邢義田：〈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重論秦漢的刑期問題〉，《臺大歷史學報》第 36 期（2005 年 12 月），頁 407-432；游逸飛：〈說「繫城旦舂」——秦漢刑期制度新論〉，《新史學》第 20 卷第 3 期（2009 年 9 月），頁 1-52。

<sup>76</sup> 陳松長：〈睡虎地秦簡中的「將陽」小考〉，《湖南大學學報》第 26 卷第 5 期（2012 年 9 月），頁 5-7。

不一定有擅自出入關卡的行為。<sup>77</sup>可以確定的是，「闌亡」與「將陽」兩罪的界線為是否逃亡超過一年。

至於「乏戶」，陳偉說：

《秦律十八種·徭役》115 號簡：「御中發徵，乏弗行，貲二甲。」《法律答問》164 號簡：「可（何）謂『逋事』及『乏繇（徭）』？律所謂者，當繇（徭），吏、典已令之，即亡弗會，為『逋事』；已閱及敦（屯）車食若行到繇（徭）所乃亡，皆為『乏繇（徭）』。」乏，似指「乏弗行」或「乏徭」。<sup>78</sup>

周海鋒便將「乏戶」解釋為乏徭者戶數。<sup>79</sup>「乏弗行」的「乏」，睡虎地秦簡整理者訓作「廢」，而將「乏弗行」譯為「如耽擱不加徵發」。<sup>80</sup>「乏繇（徭）」，整理者則解作「沒有服足徭役時間」。<sup>81</sup>

按：睡虎地秦簡整理者對「乏弗行」的解釋相當正確；而「乏繇（徭）」則是「已閱及敦（屯）車食若行到繇（徭）所乃亡」，即已參加檢閱、共同乘車吃飯，或已至服徭役之所才逃亡，也有可能尚未開始服徭役。上述諸「乏」字均可訓為缺少、不足一類的意思，《戰國策·齊四》：「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sup>82</sup>「乏弗行」是指未執行徵集之事，「乏繇（徭）」則是缺服或未服足徭役。

而將「乏戶」的「乏」，理解為「乏弗行」或「乏徭」之省，並無根據，亦不恰當。因為「乏戶」並非言徵集勞役之事，自然不應是「乏弗行」之戶。而「乏徭」是秦律專門用語，指「已閱及敦（屯）車食若行到繇（徭）所乃亡」，與戶籍無關。況且編戶之民除須承擔徭役外，還有賦稅之負擔，將「乏戶」僅理解為「乏徭」之戶，似不夠準確，也無必要。「乏戶」之「乏」，亦可逕訓為缺少、

<sup>77</sup> 彭浩：〈「將陽」與「將陽亡」〉，《簡帛》網站，2012 年 9 月 23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hanjian/5922.html>（檢索日期：2023 年 12 月 5 日）。

<sup>78</sup>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二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191。

<sup>79</sup> 周海鋒：〈秦制在新地的展開——以簡牘為考察中心〉，《中國文化研究》2022 年第 3 期，頁 30。

<sup>80</sup>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頁 47-48。

<sup>81</sup> 同前註，頁 132。






<sup>82</sup>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臺北：里仁書局，1990 年），卷 11，頁 396。

不足，「戶」則為住戶、人家，「乏戶」即人數缺少不足的住戶。

綜上所論，里耶秦簡 8-1716 的意思就是：秦始皇三十五年遷陵縣貳春鄉各次統計累積的戶數有兩萬一千三百……沒有因「將陽」、「闌亡」各類逃亡所造成人數缺少不足的住戶。

回到「秦更名方」來看，「乏戶」亦應指人數缺少不足的住戶。「歸戶更曰乏戶」之「歸戶」，張惟捷、覃怡說：「古代有『歸戶冊』，同戶籍和賦役徵調有關，由此推測『歸戶』一詞與古代戶籍制度有關。」<sup>83</sup>「歸戶」確實和戶籍制度有關，然其所謂「歸戶冊」，應是指明清時期的戶籍、賦役文書，與「秦更名方」的「歸戶」並非一事。木方云：「歸戶更曰乏戶。」是指「歸戶」改稱為「乏戶」，「歸戶」當與「乏戶」同義。「歸」應讀作「匱」，「歸」、「匱」二字上古音分別是見母微部與群母微部，聲母同屬舌根音，僅有清濁之別，韻部疊韻。「歸」從「自」聲，出土文獻及傳世古書中皆有「自」、「貴」兩聲系字通假之例證，<sup>84</sup>「歸」、「匱」二字可以相通。「匱」有竭盡、缺乏之義，《呂氏春秋·長攻》：「財匱則民恐。」<sup>85</sup>在木方中訓作缺少不足，「歸（匱）戶更曰乏戶」是指表示人數缺少不足的住戶之「歸（匱）戶」一詞改稱為「乏戶」，屬於戶政、賦役、法律等方面文書用語的統一規定。

#### 四、「曰產曰族」解析

「曰產曰族」的「族」，原圖版作，略有漫漶，張春龍、龍京沙釋為「疾」，<sup>86</sup>陳偉改釋為「族」。<sup>87</sup>秦簡「疾」字寫作（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簡 17）、（里耶秦簡 8-1786），「族」字則寫作（里耶秦簡 8-1555）、（里耶秦簡 9-757）。細察圖版，此字最左側為一長撇，上方橫畫左右貫穿豎筆，所從為「𠂔」而非「疒」，當以釋「族」為是。

<sup>83</sup> 張惟捷、覃怡：〈里耶秦簡「更名方」考釋與字體相關問題淺析：兼論秦「書同文字」政策〉，頁 152。

<sup>84</sup> 白於藍編著：《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546；高亨、董治安纂著：《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 年），頁 490-491。

<sup>85</sup> 〔戰國〕呂不韋著，〔漢〕高誘注，〔清〕畢沅校：《呂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影印清光緒元年浙江書局刊本），卷 14，頁 108 下。

<sup>86</sup> 張春龍、龍京沙：〈湘西里耶秦簡 8-455 號〉，頁 12。

<sup>87</sup>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頁 156。

關於此句，張世超認為「曰產曰疾」的意思是「說『產』說『疾』」，在官場上說「產」不說「生」，說「疾」不說「佻」。<sup>88</sup>雖未正確釋出「族」字，然對此句文意的理解卻大致恰當，說詳後。張惟捷、覃怡則說：

「曰產曰族」一句較為費解……從語音系統來看……「產」和「疾」，「產」和「族」不僅韻部不同，聲紐也不同。從意思來看，翻閱《說文》、《爾雅》、《方言》等書目，發現三字的字義似乎也沒有交集。對於「疾」、「族」的釋讀以及整句話的含義，尚無可靠的依據去推斷。可能本句中「產」、「疾」、「族」為一地方言，文獻沒有記載，難以追溯，我們在此暫從田說釋「族」。<sup>89</sup>

他們認為「產」和「疾」或「族」在字音、字義上都沒有交集，並推測其可能屬於文獻缺載的方言。張、覃二位作上述推論，是基於對句式的分析，其說如下：

句式為「曰某曰（為）某」。因為古漢語中「曰某曰某」，應該釋為「稱某為某」，所以此處這三句話的大致意思應該就是「稱『（訖）（產）（玠）』為『（謾）（族）（荊）』」。<sup>90</sup>

按：二氏歸於同類句式的三則，句型其實並不完全相同，木方言「更訖曰謾」而非「曰訖曰謾」。「更訖曰謾」是指更改「訖」稱為「謾」，意思就是在表示「欺謾」之意時，用「謾」而不再用「訖」，屬於正用語的規定，即秦朝通用語對方言的糾正。<sup>91</sup>但「曰產曰族」、「曰玠曰荊」是否也應理解為「稱『產』為『族』」、「稱『玠』為『荊』」，則有待斟酌。

為了解木方此則的涵義，應先觀察「產」、「族」二字在秦簡中的用例及字義。下面以表格標明出處、詞例及字義，以便讀者檢視查驗。本文以下各表所查

<sup>88</sup> 張世超：〈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的文字學啟示〉。

<sup>89</sup> 張惟捷、覃怡：〈里耶秦簡「更名方」考釋與字體相關問題淺析：兼論秦「書同文字」政策〉，頁 153-154。「田說」指田煒之說，然將此句第四字釋為「族」的應是陳偉。

<sup>90</sup> 同前註，頁 153。

<sup>91</sup> 田煒：〈論秦始皇「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及影響——兼論判斷出土秦文獻文本年代的重要標尺〉，頁 411；同前註，頁 153。



檢、列舉之秦簡牘用例，涵蓋目前已公布之所有秦簡牘資料，依出土或入藏時間先後，包括：睡虎地秦簡、<sup>92</sup>郝家坪秦牘、<sup>93</sup>放馬灘秦簡、<sup>94</sup>岳山秦牘、<sup>95</sup>龍崗秦簡、<sup>96</sup>王家臺秦簡、<sup>97</sup>周家臺秦簡、<sup>98</sup>里耶秦簡第壹至貳輯、<sup>99</sup>嶽麓書院藏秦簡第壹至柒卷、<sup>100</sup>北大秦簡、<sup>101</sup>兔子山秦簡、<sup>102</sup>鄭家湖秦觚，<sup>103</sup>期能全面反映相關諸字的使用情況。

- 
- <sup>92</sup>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編：《雲夢睡虎地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
- <sup>93</sup> 四川省博物館、青川縣文化館：〈青川縣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牘——四川青川縣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2年第1期，頁11。
- <sup>94</sup>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天水放馬灘秦簡》（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sup>95</sup> 湖北省江陵縣文物局、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岳山秦漢墓〉，《考古學報》2000年第4期，頁549-550。
- <sup>96</sup>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龍崗秦簡》（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sup>97</sup> 王明欽：〈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收入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頁26-49。
- <sup>98</sup> 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除王家臺秦簡外，上述幾批秦簡牘資料之圖版及釋文，又見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年）。
- <sup>99</sup>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 <sup>100</sup>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貳）》（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伍）》（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20年）；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柒）》（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22年）。
- <sup>101</sup>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秦簡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 <sup>102</sup> 張春龍：〈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九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16年第5期，頁40-47。
- <sup>103</sup> 李天虹、熊佳暉、蔡丹、羅運兵：〈湖北雲夢鄭家湖墓地 M274 出土「賤臣筭西問秦王」觚〉，《文物》2022年第3期，頁64-74。

表 1：秦簡中的「產」字用例<sup>104</sup>

出處	詞例	字義
睡虎地秦簡〈編年記〉簡 45 壹	喜產	生、出生
睡虎地秦簡〈編年記〉簡 47 壹	敢產	
睡虎地秦簡〈編年記〉簡 3 貳	遯產	
睡虎地秦簡〈編年記〉簡 18 貳	獲產	
睡虎地秦簡〈編年記〉簡 34 貳	產穿耳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簡 177	產子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簡 177	產它邦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16 正貳	可以產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39 正	不產	
睡虎地秦簡 2 背	子產	
周家臺秦簡《日書》簡 145 貳	產子占	
周家臺秦簡〈病方及其它〉簡 379	復產	
里耶秦簡 8-486、8-490、8-495、8-501、8-984、9-2627、9-1359	產子	
里耶秦簡 8-1284、9-719	同產	
里耶秦簡 8-1410	產女	
里耶秦簡 9-947	昭王卅二年產	
嶽麓書院秦簡壹〈占夢書〉簡 24 正	產子	
嶽麓書院秦簡叁〈識劫媿案〉簡 112 正、131 正	媿產弟（義）	
嶽麓書院秦簡叁〈識劫媿案〉簡 113 正	產男	
嶽麓書院秦簡叁〈識劫媿案〉簡 132 正	有（又）產必	
嶽麓書院秦簡肆第一組簡 6 正	同產	
嶽麓書院秦簡肆第二組簡 160 正	子乃產	





<sup>104</sup> 為節省篇幅，同一篇簡詞例相同者，合併為一列，後表同。里耶秦簡 8-100：「☐得=☐產不☐……☐」、嶽麓書院秦簡陸第二組簡 107 正：「祠大事，上所欲☐☐給祠者☐☐義產☐☐☐☐……☐☐☐☐」，漫漶嚴重；里耶秦簡 8-918：「為求得媿其產咎安成不更李☐☐」，文義不明，「產」之字義皆待考，故不列入表中。

嶽麓書院秦簡肆第二組簡 161 正、162 正	產子	
嶽麓書院秦簡伍第一組簡 14 正、15 正、16 正、231 正、235 正	同產	
嶽麓書院秦簡伍第三組簡 286 正、295 正	同產	
龍崗秦簡 38	產葉及皮	生長
里耶秦簡 8-537	未產須（鬚）	
嶽麓書院秦簡壹〈占夢書〉簡 17 正、18 正	產毛	
北大秦簡〈公子從軍〉簡 1	產麋燕	
北大秦簡〈公子從軍〉簡 12	冬產能能（耐）	
里耶秦簡 8-495、9-710	產錢	生產（財物）
嶽麓書院秦簡陸第三組簡 206 正	產錢	
里耶秦簡 8-534、8-894、8-1866、8-2214	死產	活
里耶秦簡 9-602	毋以產	
嶽麓書院秦簡叁〈尸等捕盜疑購案〉簡 32 正、36 正、37 正	產捕	
北大秦簡〈公子從軍〉簡 2	產為材士	
北大秦牘〈秦原有死者〉	三歲而復產	
北大秦牘〈秦原有死者〉	必令產見之	
北大秦牘〈秦原有死者〉	弗產見	
北大秦牘〈秦原有死者〉	如其產之臥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簡 108	畜產	牲畜
睡虎地秦簡《封診式》簡 8	畜產	
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簡 35 參	畜產	
嶽麓書院秦簡壹〈為吏治官及黔首〉簡 19 正	畜產	
嶽麓書院秦簡伍第一組簡 40 正	畜產	
嶽麓書院秦簡柒第一組簡 131 正	飭產勿令鳴	
北大秦簡〈從政之經〉簡 12 叁	畜產	
嶽麓書院秦簡叁〈學為偽書案〉簡 216 正	公產	產業

鄭家胡秦觚〈賤臣築西問秦王〉	田產 <sup>105</sup>	
里耶秦簡 8-793	產尸	人名
里耶秦簡 8-1020	產手	
里耶秦簡 8-1455	小男子產	
里耶秦簡 9-757	城父成里產	

表 2：秦簡中的「族」字用例

出處	詞例	字義
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簡 25 伍	宗族	親屬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6	族弟兄	
里耶秦簡 9-1701	三族	
嶽麓書院秦簡伍第一組簡 77 正	三族	
里耶秦簡 8-1555	族王氏	姓
里耶秦簡 9-311	族〔蘇氏〕	
里耶秦簡 9-757	族 	
里耶秦簡 9-1029	族 	
里耶秦簡 9-1257	族黃氏	
嶽麓書院秦簡伍第一組簡 19 正	名族	
嶽麓書院秦簡陸第一組簡 86 正	其族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180、181、201、212、213、214、250、251、252、258、264、	大族（簇）	通「簇」，音律名

<sup>105</sup> 「田」，原圖版作，整理者釋「圖」而存疑。按：秦簡「圖」字作（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簡 1）、（里耶秦簡 8-1415）等形，中間從「畐」，筆畫明顯較此字繁複，故其應非「圖」字。考慮字形及前後文義，此字當改釋為「田」，其所從「口」中間看似有兩豎畫，然細察彩色圖版，墨跡應是受到木觚表面紋路之影響，實則僅有一豎筆。嶽麓書院秦簡 440「田」字寫作，情況與其雷同，可以參照。「產」，整理者缺釋，謝明宏釋為「產」，可從。李天虹、熊佳暉、蔡丹、羅運兵：〈湖北雲夢鄭家湖墓地 M274 出土「賤臣築西問秦王」觚〉，頁 66；謝明宏：〈〈賤臣築西問秦王〉觚讀札〉，《簡帛》網站，2022 年 4 月 22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qinjian/8691.html>（檢索日期：2023 年 12 月 5 日）。

277		
北大秦簡〈魯久次問數于陳起〉簡 7 正	族〈旅（薺）〉	「旅」字訛寫
北大秦簡《禹九策》簡 61 背	族〈旅（薺）〉	





以上兩表中的秦簡資料，睡虎地秦簡大多書寫於戰國時期，而龍崗、周家臺、里耶等幾批秦簡則主要是秦代簡。<sup>106</sup>在各時代所抄寫的秦簡牘中，「產」、「族」二字之字義均沒有交集之處，這與傳世文獻中所呈現的現象一致，特別是睡虎地及里耶秦簡，數量都很龐大，而兩批簡中的大部分，分別屬於秦統一前、後之材料，若「曰產曰族」所言為某種方言現象，當會在簡文中呈現。爰此，推測其可能屬於文獻缺載的方言，實缺乏根據。可見「曰產曰族」並不是指將「產」改稱為「族」，或將「族」改稱為「產」的意思。

由表 1 可知，除用作人名外，秦簡中「產」字最常見的字義為生、出生，而生長、生產財物、活等義，也多與「生」字的字義有關。而根據表 2，「族」字除通為「簇」，用作音律名，以及為「旅」字訛寫外，有親屬與姓兩類用例，尤其是用為姓的字例，多出於里耶秦簡，而里耶秦簡基本屬秦朝簡。因此，以下可進一步考察秦簡中「生」、「姓」二字的使用情況。

表 3：秦簡中的「生」字用例<sup>107</sup>

出處	詞例	字義
睡虎地秦簡〈編年記〉簡 25 貳	恢生	生、出生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簡 74	猥（艱）生者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簡 69	新生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簡 69、167	生子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2 正貳、7 正貳、	生子	

<sup>106</sup> 田煒：〈論秦始皇「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及影響——兼論判斷出土秦文獻文本年代的重要標尺〉，頁 417。

<sup>107</sup> 里耶秦簡 9-3015：「生」，前後殘斷；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250：「大族（簇）、蕤賓、毋（無）射之卦曰：是=夫婦皆居，若不居離其居家卦類雜虛孰為大祝靈巫亟生之」，文義不明，「生」之字義皆待考，故不列入表中。

11 正貳、12 正貳、13 正貳、32 正、34 正、37 正、38 正、40 正、42 正、44 正、68 正壹、69 正壹、70 正壹、71 正壹、72 正壹、73 正壹、74 正壹、75 正壹、76 正壹、77 正壹、78 正壹、79 正壹、80 正壹、81 正壹、82 正壹、83 正壹、84 正壹、85 正壹、86 正壹、87 正壹、88 正壹、89 正壹、90 正壹、91 正壹、92 正壹、93 正壹、94 正壹、95 正壹、140 正壹、141 正壹、142 正壹、143 正壹、144 正壹、145 正壹、146 正壹、147 正壹、148 正壹、149 正壹、140 正貳、141 正貳、142 正貳、143 正貳、144 正貳、145 正貳、146 正貳、147 正貳、148 正貳、149 正貳、140 正叁、141 正叁、142 正叁、143 正叁、144 正叁、145 正叁、146 正叁、147 正叁、148 正叁、149 正叁、140 正肆、141 正肆、142 正肆、143 正肆、144 正肆、145 正肆、146 正肆、147 正肆、148 正肆、149 正肆、140 正伍、141 正伍、142 正伍、143 正伍、144 正伍、145 正伍、146 正伍、147 正伍、148 正伍、149 正伍、140 正陸、141 正陸、142 正陸、143 正陸、144 正陸、145 正陸、146 正陸、147 正陸、148 正陸、149 正陸、52 背貳、91 背壹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54 正叁、78 正壹	同生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44 背壹	生為鬼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16	生男女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22 壹、24 壹、56、62、80 壹、81 壹、83 壹、84 壹、86 壹、	生子	

87 壹、90 壹、92 壹、93 壹、94 壹、95 壹、96 壹、97 壹、98 壹、99 壹、100 壹、101 壹、102 壹、103 壹、104 壹、105 壹、106 壹、107 壹、248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74 貳	生東鄉（嚮）者貴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82 壹	生為吏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85 壹	以生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106 壹	同生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238、239、240、241、242、243、244、245、246、247	生 <sup>108</sup>	
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簡 16、142	生女	
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簡 16、142	生男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73	生寅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74	生巳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75	生申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76	生亥	
岳山秦牘 2 正	生子	
王家臺秦簡《歸藏》簡 216 <sup>109</sup>	生子	
王家臺秦簡《日書》簡 721	生子	
王家臺秦簡《日書》 <sup>110</sup>	生	

<sup>108</sup>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238 至 248 為〈生〉篇，言各干支日所生子女之吉凶預測。除簡 238 首字為標題「生」，簡 248 為「凡生子北首西鄉（嚮）」之特殊情況外，其餘「生」字前皆是「甲子」以下之干支名，共五十餘則（漏寫「乙巳生」、「甲寅生」；「丁卯」、「庚辰」、「丙午」、「癸亥」後缺寫「生」字）。為省篇幅，說明於此，表格詞例簡省為「生」。

<sup>109</sup> 目前公布的王家臺秦簡有兩種編號：清理時的原始編號及概述文中之臨時序列號。考慮臨時序列號僅為概述文中的例序，本文列舉時採用其原始編號。王明欽：〈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頁 30。

<sup>110</sup> 王家臺秦簡《日書》〈生子〉篇，言各干支日所生子女之吉凶預測。「生」字前是「甲子」以下之干支名，為省篇幅，說明於此，表格詞例簡省為「生」。概述文中未列簡號。王明欽：〈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頁 45。

王家臺秦簡〈災異占〉簡 776	大畜生小畜	
王家臺秦簡〈災異占〉 <sup>111</sup>	馬生牛	
北大秦簡《日書》甲種簡 241 正	生甚多	
北大秦簡《日書》甲種簡 268 正壹	宜生	
北大秦簡《病方》簡 233 背	蠶（蠶）生	
北大秦簡《禹九策》簡 59 背	勿（物）之生	
北大秦簡《祓除》簡 49 背	今某生天下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簡 1	稼已生後而雨	生長
睡虎地秦簡《封診式》簡 86	生髮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102 背、103 背、104 背、105 背	天所以張生時	
王家臺秦簡〈災異占〉簡 782	橐木生	
王家臺秦簡〈災異占〉簡 784	冬生	
嶽麓書院秦簡壹〈占夢書〉簡 6 正	生長	
嶽麓書院秦簡壹〈占夢書〉簡 22 正	夢身生草者	
北大秦簡〈魯久次問數于陳起〉簡 4 正	地所生	
北大秦簡《病方》簡 246 背	冬生夏實	
北大秦簡《病方》簡 237 背	菽適生	
北大秦簡《病方》簡 237 背	生長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77	土生木	生成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77	木生火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77	火生土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169	下八而生者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169	上北〈六〉而生者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179	黃鐘下生林鐘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180	林鐘生大族（簇）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181	大族（簇）生南呂	

<sup>111</sup> 此例概述文中未列簡號。王明欽：〈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頁 47。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182	南呂生姑洗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183	姑洗生應鐘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184	應鐘生蕤賓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185	蕤賓生大呂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186	大呂生夷則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188	夾鐘生毋（無）射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189	夷則生夾鐘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193、199	下生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193	上生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248	生呂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333	生黃鐘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337	凡占勝、生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337	凡所以相生者	
王家臺秦簡《歸藏》簡 334	生金	
王家臺秦簡〈政事之常〉 <sup>112</sup>	員（圓）以生枋（方）	
北大秦簡〈魯久次問數于陳起〉簡 11 正	生五音	
北大秦簡《算書甲種》簡 210 正	生表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簡 4	取生荔	初生、發生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8 背貳	月生五日曰杵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156 正	月生一日	
周家臺秦簡〈病方及其它〉簡 342	疾生	
嶽麓書院秦簡壹〈占夢書〉簡 4 正	生事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簡 51	生蓼（戮）	活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簡 69	不欲其生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簡 121	生定殺水中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簡 121	生埋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157、159、161、	死生	

<sup>112</sup> 此簡為王家臺秦簡〈政事之常〉首簡，概述文中未列簡號。王明欽：〈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頁 39。

164、165、167、169、173、175、178、179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181	生人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280	不生	
放馬灘秦簡〈丹〉簡 2	復生	
北大秦簡〈祠祝之道〉簡 4	生者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52 背叁	生桐	新鮮的、 剛收割的
嶽麓書院秦簡貳〈租稅類算題〉簡 2 正	生者	
嶽麓書院秦簡貳〈租稅類算題〉簡 9 正	生糞（實）	
嶽麓書院秦簡貳〈租稅類算題〉簡 38 正	生田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簡 77、84	畜生（牲）	通「牲」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簡 92	小畜生（牲）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25 正貳	它生（牲）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32 正、51 正叁、127 正	畜生（牲）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38 正、44 正	出入貨及生（牲）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42 正	入貨及生（牲）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89 正壹、139 正捌	殺生（牲）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89 正壹	五生（牲）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95 正貳	其生（牲）赤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96 正叁	其生（牲）黑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97 正叁	其生（牲）白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98 正叁	其生（牲）清（青）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113 正壹	大生（牲）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113 正壹	小生（牲）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53、57、60、62、118、128、132	畜生（牲）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89 壹	殺生（牲）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89 壹	五生（牲）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120	大生（牲）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120	小生（牲）	
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簡 13	六生（牲）	
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簡 15	入生（牲）	
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簡 21	畜生（牲）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14	六生（牲）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14、22、250、309	畜生（牲）	
北大秦簡〈教女〉簡 28	畜生（牲）	
北大秦簡《祓除》簡 35 背	殖（特）生（牲）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143 正壹	或生（眚）於目	通「眚」，眼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240	有生（眚）目	翳病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47 背貳	歌以生（清）商	通「清」
嶽麓書院秦簡壹〈占夢書〉簡 16 正	生（腥）臬（臊）	通「腥」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82 背	陽生先智丙	人名
北大秦簡〈魯久次問數于陳起〉簡 4 正	生〈𠂔（往）〉與來	「𠂔」字訛寫

表 4：秦簡中的「姓」字用例<sup>113</sup>

出處	詞例	字義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簡 6、12、48、	百姓	標誌家族系

<sup>113</sup>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243：「戊戌生，姓楚。」整理者疑此處有脫誤；吳小強認為「姓楚」是指「姓為楚姓」；翁明鵬將「姓楚」讀作「眚悟」，指「帶來災禍且性格悖逆」；方勇、侯娜則將「姓楚」讀為「性雅」。王家臺秦簡《歸藏》簡 216：「不□姓□。」簡文殘泐。按：「姓楚」及「不□姓□」之涵義皆待考，暫不列入表中。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254；吳小強：《秦簡日書集釋》（長沙：嶽麓書社，2000 年），頁 251；翁明鵬：〈從《禹九策》的用字特徵說到北大秦簡牘諸篇的抄寫年代〉，《文史》2020 年第 1 輯，頁 10-11；方勇、侯娜：〈睡虎地秦簡《日書·生子篇》札記四則〉，《江漢考古》2021 年第 3 期，頁 137；王明欽：〈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頁 30。

65、76、77、102、140、151、194		統的稱號
睡虎地秦簡《效律》簡 49	百姓	
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簡 14、32	百姓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簡 148	百姓	
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簡 51 貳	萬姓	
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簡 14 伍	百姓	
嶽麓書院秦簡叁〈學為偽書案〉簡 222 正	種（種）姓	
北大秦簡〈從政之經〉簡 17 貳	萬姓	
北大秦簡《病方》簡 209 背	同姓	
北大秦簡〈教女〉簡 48、52	百姓	子孫
北大秦簡〈教女〉簡 53	子姓	
北大秦簡《祓除》簡 50 背、36 背	子姓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158	外鬼父葉（世）為姓（眚）	通「眚」，災禍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160、187	外鬼為姓（眚）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160	巫亦為姓（眚）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162、166、176	巫為姓（眚）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164	中鬼見社為姓（眚）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168	高王父譴姓（眚）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170	外鬼兄葉（世）為姓（眚）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172	母葉（世）外死為姓（眚）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174	王父譴姓為姓（眚）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178	高王父為姓（眚）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180	母葉（世）見之為姓（眚）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181	生人為姓（眚）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183、184	王父為姓（眚）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185	傷（殤）死為姓（眚）	

由表 3 觀之，除用為人名及通假作「牲」、「眚」等字，以及為「𠂔」字訛寫外，「生」字最常用為生產、出生之義，而生長、活等義，亦多與「產」字的用法相同。然在數量繁多的詞例中，出自龍崗、周家臺、里耶等秦代簡之用例均極少，而絕大部分繕寫於秦統一前的睡虎地秦簡中，則有大量的「生」字詞例。若再觀察一些具代表性、書寫年代較明確的例子，則能更加突出狀況，幫助理解。如：〈編年記〉所載最晚的年分是秦始皇三十年，本篇很可能即抄寫於是年，為睡虎地秦簡中少數的秦代簡。睡虎地秦簡中的「生」字用例高達數百例，而「產」字用例則僅有寥寥十餘例，這些少數詞例又有近一半出自〈編年記〉。〈編年記〉表示出生皆用「產」，只有簡 25 貳用「生」，應該是漏改或誤寫。此一例外反而顯示了稱出生為「產」，並非〈編年記〉書者個人的用字習慣，而應為當時更改用字的規定，否則就不會有寫作「生」的特例。<sup>114</sup>

根據表 4，「姓」字除通作「眚」，及北大秦簡〈教女〉「百姓」、北大秦簡〈教女〉、《祓除》「子姓」指子孫外，皆用為標誌家族系統的稱號，即姓氏的姓。與「生」字的使用情況雷同，「姓」字用例大多見於戰國秦簡，秦代簡中「姓」字罕見。《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二十六年兼併天下後，「更名『民』曰『黔首』」，<sup>115</sup>「民」的另一稱呼「百姓」，應亦停用。與之相關，姓氏的「姓」自然也就改稱作同義詞「族」，這正是我們在統一前後的秦簡中所見之現象。

綜觀前列四表，可將其中所呈現之情況歸納為以下推論：「秦更名方」之「曰產曰族」一則的意思，應是「稱為『產』，稱為『族』」，省略了其所更替之原本用字「生」及「姓」。前舉張世超認為此句指「說『產』說『疾』」的意見，

<sup>114</sup> 匿名審查委員說：「〈編年紀〉中卻有『太』仍作『大』（大行）不作『泰』、『莊王』不稱『泰上皇』、『野』卻作『埜』（45 壹）的例外者。」按：秦代並非將所有的「大」字皆改為「泰」，大西克也指出：「大」、「泰」二字的使用條件和其表示對象的尊卑密切相關，和國家制度有關，且其地位都較高者，才會改為「泰」，級別較低的詞彙和一般意義的詞彙仍然用「大」字表示。「大行」為一般地名，並不更改。稱「莊王」不稱「泰上皇」，則或許與〈編年紀〉的內容是記載諸王各年之事件有關，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是漏改。至於「野」字，主要書寫於秦代的里耶秦簡中，「埜」（簡 8-176 正、8-215 正、8-1437 正、9-1644 正）、「野」（簡 8-461 正、8-1437 正、9-2076 正、9-2282 正）兩類寫法都有，顯示「野」字的書寫規定可能產生較晚，秦始皇三十年時，是否已有此規範，尚待研究。大西克也：〈從里耶秦簡和秦封泥探討「泰」字的造字意義〉，《簡帛》第 8 輯（2013 年 10 月），頁 139-148。

<sup>115</sup>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二十四史點校縮印本），卷 6，頁 65 上右。

論述雖嫌簡略，且未正確釋出「族」字，其理解卻大致近似。<sup>116</sup>游逸飛指出：木方可能是官吏個人的筆記、備忘錄，故書寫時有不少隨意、省略之處。<sup>117</sup>例如：木方第二欄開始的四則：「泰上觀獻曰皇帝【觀獻】」、「天帝觀獻曰皇帝【觀獻】」、「帝子游曰皇帝【游】」、「王節弋曰皇帝【節弋】」，便皆略去了該則前面已出現過的字詞。第二欄第二十六列「【郡】邦司馬為郡司馬」，省去了前一則已見的「郡」字。第二欄第十二列「以命為皇帝【制】」所省之「制」字，則未見於前文，而見於後一則「受（授）命曰制」。

與「曰產曰族」更相近的省略之例，則是第一欄第十五列的「以此為野」。前人受到後文句式相同的「以命為皇帝【制】」、「以大車為牛車」之影響，認為「以此為野」亦是將前者改為後者，即「把『此』改為『野』」之意。<sup>118</sup>陳侃理指出：

「以此為野」句，就是意在將異體字歸併為通用字。「野」字的這一寫法見於戰國後期的放馬灘秦簡。在睡虎地秦簡中，「野」字則多寫作𠄎，偶有一處作𠄎（《日書》甲種簡 32 正），而不見作「野」者。里耶秦簡中「𠄎」、「𠄎」、「野」三字並存，秦始皇三十六年（前 211 年）習字簡 8-1437 號有一「𠄎」字、二「野」字，習字簡 8-176 號有二「𠄎」字。《說文》：「𠄎，古文野。」顏師古亦曰：「𠄎與𠄎同，古野字也」，認為「𠄎」、「𠄎」是「野」的古文。從目前所見戰國的用字情況來看，「𠄎」、「𠄎」兩形多見於楚文字，「野」則是秦系文字的固有寫法。木方此句的意思是，將過去習用的幾種「野」歸併起來，統一作此從「田」的字形。秦始皇嶧山刻石「野」字作𠄎，可見此形確是秦代官方的標準寫法。<sup>119</sup>

<sup>116</sup> 田煒從張世超之說，對先秦至西漢文獻中「產」的用法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考察。他指出「產」的用例增多，最早源於秦的用語習慣，秦始皇推動「書同文字」政策將此用語習慣推廣到了其他地區，而西漢早期文獻中「產」的用法大部分繼承自秦文獻。其說甚是，有助於更進一步了解先秦至漢初「生」、「產」二字之使用情況。田煒：〈論出土秦和西漢早期文獻中的「生」和「產」〉，頁 202-210。

<sup>117</sup> 游逸飛：〈里耶 8-455 號木方選釋〉，頁 88。

<sup>118</sup> 同前註，頁 92。

<sup>119</sup> 陳侃理：〈里耶秦方與「書同文字」〉，頁 79-80。

陳氏對於戰國及秦代「野」字諸異體的概況，及此句大意的掌握，皆相當正確。

「此」在句中的意思應為「這種寫法」，「以此為野」是指以木方上的這種寫法作為「野」的標準字形。「以此為野」並未如第一欄第十八、十九列「故皇今更如此皇」、「故旦今更如此旦」般，寫出當廢止的字形，而與「曰產曰族」未寫明應改用之字相仿。

尚應說明的是：「曰產曰族」中的「產」、「族」二字雖非同義，然其所表示之詞義「生」、「姓」卻有密切關聯。《左傳·隱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sup>120</sup>《說文》：「姓，人所生也。」<sup>121</sup>徐灝《說文解字注箋》：「姓之本義謂生，故古通作生，其後因生以賜姓，遂以為姓氏字耳。」<sup>122</sup>依《左傳》之說，天子憑藉出生的由來賜予姓氏，即因何而生，便賜姓為某，而姓為標誌家族系統的稱號，生於某家族便為某姓，凡此皆可見「生」與「姓」之間的緊密關係。因此，「秦更名方」的「曰產曰族」，應為繕寫者將兩則關係密近的用語規定連著抄錄，以作為提示、備忘之用。

## 五、「曰𡗗曰荊」解析，附論木方之繕寫年分及對「書同文字」政策的新認識

「曰𡗗曰荊」一句，各家意見紛歧，張春龍、龍京沙從陳偉之說，認為「𡗗」通吳，指吳地，木方意思是「吳地亦稱荊」。<sup>123</sup>胡平生認為「𡗗」字如何釋讀有待進一步研究。<sup>124</sup>游逸飛承其同學許多多提示，認為「𡗗」可讀為「楚」，本條意為：故稱「楚」，今稱「荊」，或許正因避諱，不能寫「楚」，只好用相近的聲符造一僻字表示「楚」。<sup>125</sup>邢義田提出「𡗗」疑即「𡗗」或「𡗗」字，其意為「逆」，戰國時期秦或一度惡詆楚為「𡗗」或「𡗗」，此猶後世惡稱敵對者為「某

<sup>120</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府學重刊宋本），卷4，頁75上右。

<sup>121</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16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經韻樓刻本），篇12下，頁618上右。

<sup>122</sup> 〔清〕段玉裁注，〔清〕徐灝箋：《說文解字注箋》（臺北：廣文書局，1972年，影印清光緒二十年徐氏刻民國四年補刻本），卷12下，頁4292。

<sup>123</sup> 張春龍、龍京沙：〈湘西里耶秦簡8-455號〉，頁12。

<sup>124</sup> 胡平生：〈里耶秦簡8-455號木方性質芻議〉，頁24。

<sup>125</sup> 游逸飛：〈里耶8-461號「秦更名方」選釋〉，頁95。

逆」、「某匪」，天下一統後，秦沒必要再對楚惡言相向，故恢復舊名「荊」。<sup>126</sup>王准認為「𠄎」字究竟應該讀為「楚」或是「梧」，目前還無法定論。<sup>127</sup>張惟捷、覃怡認為「曰𠄎曰荊」對地理名稱進行了新的規定，避免了歧義的產生，並將各方國民凝聚在一起。<sup>128</sup>翁明鵬從游逸飛之說，又作了一些補論。<sup>129</sup>

如邢義田所言，「𠄎」應為「梧」或「𠄎」的異體字，然除「秦更名方」外，秦簡未見「𠄎」、「梧」或「𠄎」字，僅秦印有「𠄎」字作𠄎、𠄎，皆用作人名。「荊」字則有較多出土秦文字資料可供佐證，因此以下先討論「曰荊」。

秦莊襄王名子楚，故改諱為「荊」，<sup>130</sup>田煒曾對秦稱「楚」、稱「荊」的問題，結合傳世及出土文獻，作了非常詳盡之論述，為了進行更深度的探究，下面有必要先摘引其說：

同文字方說：「曰產曰族，曰𠄎曰荊。」學者普遍認為「曰荊」是指把「楚」稱為「荊」，看起來秦確實有過避諱「楚」字的規定……秦文獻稱「楚」還是稱「荊」似乎有著比較明顯的時代性。以《史記》為例，主要記錄秦莊襄王以前史事的〈秦本紀〉稱「楚」者凡 51 例，未見稱「荊」者，〈秦始皇本紀〉中只有秦王政六年 1 例稱「楚」，自秦王政二十三年以後至二世元年七月陳涉建立「張楚」間文字，均稱「荊」而不稱「楚」，凡 11 例……在出土文獻方面，秦惠文王時的詛楚文稱「楚」不稱「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記錄了秦楚月名的對照，有「十月，楚冬夕」、「十一月，楚屈夕」云云，亦稱「楚」不稱「荊」。根據學者研究，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大部分內容的抄寫時間可能在公元前二四六年（即秦王政

<sup>126</sup> 邢義田：〈「手、半」、「曰𠄎曰荊」與「遷陵公」——里耶秦簡初讀之一〉，頁 244-245。

<sup>127</sup> 王准：〈秦簡牘中若干涉及「荊」「楚」史料與相關問題研究〉，《長江大學學報》第 40 卷第 1 期（2017 年 1 月），頁 37-40。

<sup>128</sup> 張惟捷、覃怡：〈里耶秦簡「更名方」考釋與字體相關問題淺析：兼論秦「書同文字」政策〉，頁 170。

<sup>129</sup> 翁明鵬：〈從《禹九策》的用字特徵說到北大秦簡牘諸篇的抄寫年代〉，頁 8-11；

<sup>130</sup> 《呂氏春秋·音初》：「周昭王親將征荊」，高誘注：「荊，楚也。秦莊王諱楚，避之曰『荊』。」《漢書·高帝紀下》「荊王臣信等十人」，顏師古注引賈逵亦云：「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荊』，遂行於世。」〔秦〕呂不韋著，〔漢〕高誘注，〔清〕畢沅校：《呂氏春秋》，卷 6，頁 48 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1 下，頁 24 上左。



元年)以前。《嶽麓書院藏秦簡(叅)》收錄的秦奏讞文書均稱「荊」而不稱「楚」,其中時代最早的是〈多小未能與謀案〉和〈學為偽書案〉,案件的時間在秦王政二十二年。「張楚」建立以後,六國陸續復辟,避諱「楚」字已經不可能,因此〈秦始皇本紀〉在「張楚」建立以後,皆復稱「楚」而不稱「荊」。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看,秦避諱「楚」字大概是從秦王政六年至二十二年間開始推行的。如果我們的分析不錯的話,稱「楚」抑或稱「荊」也可以作為出土秦文獻抄寫時間的判斷依據。<sup>131</sup>

田煒所論大抵相當準確,以現有材料觀之,最早稱「荊」的為嶽麓書院秦簡〈多小未能與謀案〉,秦避諱「楚」字應始於秦王政六年至二十二年間。田氏並未舉出「荊」、「楚」二字在秦簡中的所有用例及字義,可補充於下,以備查考。

表 5：秦簡中的「荊」字用例

出處	詞例	字義
睡虎地秦簡〈編年記〉簡 30 貳	攻荊	國名
里耶秦簡 8-135	故荊	
里耶秦簡 9-1205	一人荊	
嶽麓書院秦簡叁〈尸等捕盜疑購案〉簡 33 正、41 正	荊男子	
嶽麓書院秦簡叁〈尸等捕盜疑購案〉簡 33 正、38 正	邦亡荊	
嶽麓書院秦簡叁〈尸等捕盜疑購案〉簡 33 正	荊邦人	
嶽麓書院秦簡叁〈尸等捕盜疑購案〉簡 38 正、41 正、43 正	荊人	
嶽麓書院秦簡叁〈多小未能與謀案〉簡 88 正	攻荊	
嶽麓書院秦簡叁〈多小未能與謀案〉簡 88 正	邦亡荊者	
嶽麓書院秦簡叁〈多小未能與謀案〉簡 89 正	與母兒邦亡荊	

<sup>131</sup> 田煒：〈論秦始皇「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及影響——兼論判斷出土秦文獻文本年代的重要標尺〉，頁 429-430。

嶽麓書院秦簡叁〈多小未能與謀案〉簡 92 正	多與兒邦亡荊	
嶽麓書院秦簡叁〈學為偽書案〉簡 228 正	去邦亡荊	
嶽麓書院秦簡伍第一組簡 14 正、15 正	比故魏、荊從人	
嶽麓書院秦簡陸第一組簡 19 正	荊軍	
嶽麓書院秦簡柒第一組簡 6 正	所新取荊	
里耶秦簡 8-1516	荊山道	地名

表 6：秦簡中的「楚」字用例<sup>132</sup>

出處	詞例	字義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26 正貳	楚九月	國名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64 正貳	楚冬夕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65 正貳	楚屈夕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66 正貳	楚援夕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67 正貳	楚刑夷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64 正叁	楚夏尿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65 正叁	楚紡月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66 正叁	楚七月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67 正叁	楚八月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64 正肆	楚九月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65 正肆	楚十月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66 正肆	楚罍月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67 正肆	楚膚（獻）馬	
北大秦簡《禹九策》簡 92 背	楚人	

前引田煒所論，唯一值得商酌的是他認為在「張楚」建立以後，不可能繼續避諱「楚」字，故〈秦始皇本紀〉在此之後，皆復稱「楚」而不稱「荊」。

按：司馬遷撰寫《史記》的史料來源多元，〈秦本紀〉及〈秦始皇本紀〉的

<sup>132</sup>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243：「戊戌生，姓楚。」「姓楚」之涵義待考，暫不列入表中。

主要根據，應為秦史官的記載，因此兩篇中「荊」、「楚」的換用現象，大致上與秦的避諱情況相合。然而，陳勝揭竿而起，號曰「張楚」，秦代史官於當時是否繼續避諱「楚」字？雖因史料有闕，無法詳考，但其實「秦更名方」中已透露相關線索，將在後文論述。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占》具列秦及漢初紀年，秦始皇過世後，其紀年卻仍延續，並於秦始皇三十八年下註「張楚」，而無秦二世年號。<sup>133</sup>後來在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八號井簡牘中，又發現了「張楚之歲」觚。<sup>134</sup>《五星占》抄寫於漢初，「張楚之歲」觚可能亦書寫於漢初，或出於秦末承認張楚者之手。司馬遷應亦見過這類資料，他將陳勝陟於世家之列，而非書諸列傳，當是鑑於其有率先起義之功，且於漢代能繼續享祀的緣故。<sup>135</sup>《史記》中與陳勝相關之載述，必與秦朝官方立場相異，所以不能由於〈秦始皇本紀〉在「張楚」建立以後，復稱「楚」的現象，便認定秦代當時已不繼續避諱「楚」字。

以下接著討論「曰𡗗」。前人關於「曰𡗗」的解釋，主要有三種見解：一是「𡗗」通吳，指吳地；二是「𡗗」讀為「楚」，指楚國；三是「𡗗」意為「逆」，為戰國時秦惡詆楚的舊稱。反覆考量，三說似皆有未安之處。

吳國於春秋戰國之交，便早已滅亡，「秦更名方」特別標舉吳地的稱呼，並不合理，且文獻中亦從未見過將「吳」或「楚」寫作「𡗗」、「𡗗」、「𡗗」的例子。至於惡詆「楚」為「𡗗」或「𡗗」、「𡗗」，同樣缺乏依據，即便是為了詛咒楚國敗亡的詛楚文中，仍稱作「楚」，並未詆毀改變稱謂。況且戰國時代，秦、楚兩國固然常有衝突，然秦與楚以外諸雄間的大小戰爭亦不計其數。特別在戰國後期，趙國為少數尚可與秦抗衡之強國，兩國間曾爆發數次劇戰，秦、趙間之仇怨並不亞於秦、楚，<sup>136</sup>僅稱「楚」為「𡗗」，也不甚合理。

<sup>133</sup>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238-239。

<sup>134</sup> 周西壁：〈洞庭湖濱兔子山遺址考古——古井中發現的益陽〉，《大眾考古》2014年第6期，頁35。

<sup>135</sup> 《史記·陳涉世家》：「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48，頁498上右。

<sup>136</sup> 而且秦始皇與趙國尚有私仇，《史記·秦始皇本紀》：「十九年，王翦、羌瘃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始皇年幼時曾以質子之子的身分，與母親生活於趙國，受到不好的待遇。因此在滅趙後，便特

前之所以提出上述諸說，可能是受到「秦更名方」中大量相關句型之影響，例如：「某如故，更某」、「更某曰某」、「某更曰某」、「故某今更如此某」、「毋敢曰某曰某」、「某曰某」、「某為某」、「毋曰某曰某」等，以上幾類句型之陳述方式雖有差別，但所表達的句義卻大體相同，各句大意均為將前一個「某」改換為後一個「某」。然如前節所論，「秦更名方」於書寫時有不少任意、省略之處，各則規範的含義亦不定如前列諸句式，故而「曰𡈼曰荊」一則，也就未必要將其理解為：原稱為「𡈼」，改稱謂「荊」。

前賢諸說中，邢義田之觀點頗具啟發，然「𡈼」即「𡈼」或「𡈼」所指應為陳勝之「張楚」，而非已滅亡的楚國，此可由結構完全相同的「曰產曰族」加以佐證。本文前一節提出：「曰產曰族」應指「稱為『產』，稱為『族』」，省略了其所更替之原本用字「生」及「姓」。同句式之「曰𡈼曰荊」極可能亦是如此，其意為：「稱為『𡈼』，稱為『荊』」，省略了其所更替之原本國號「張楚」及「楚」。而如同「產」、「族」二字所表示之詞義「生」、「姓」有密切關聯，「𡈼」、「荊」二字所表示之國號「張楚」、「楚」亦關係緊密。《史記·陳涉世家》載秦二世元年七月，陳勝、吳廣起兵於大澤鄉，「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司馬貞索隱引李奇云：「欲張大楚國，故稱張楚也。」<sup>137</sup>《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中「楚」之欄位的記事，始於「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sup>138</sup>凡此皆可見「張楚」與楚國之關聯。

里耶秦簡 9-2687 云：「往歲八月𡈼（擊）反寇遷陵」，「反寇」當指反叛者，又見於里耶秦簡 9-32，而由前文可知，「往歲」為秦王政二十五年。<sup>139</sup>嶽麓書院秦簡叁所收錄的秦奏讞文書有〈綰等畏戾還走案〉，案件時間則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其中簡 241 正、243 正亦稱殘留的反秦之人為「反寇」。<sup>140</sup>兩批簡中之「反寇」所指均為秦統一前後，規模較小之反秦勢力。陳勝以數百人舉事於大澤鄉，短期

地親至邯鄲，坑殺其仇人。〔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 6，頁 63 下右。

<sup>137</sup>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 48，頁 495 下左-496 上右。

<sup>138</sup> 同前註，卷 16，頁 197 上右。

<sup>139</sup>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貳〕》，釋文，頁 7、85。

<sup>140</sup>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頁 242。

間便已有數萬人之規模，極盛之時，僅攻秦主力軍隊就高達數十萬之眾，<sup>141</sup>非小規模之「反寇」可比。因而在「秦更名方」中，抄錄了秦朝規定其專用的稱謂「𡈼」。「𡈼」即「𡈼」，有逆反之義，《說文》：「𡈼，逆也。」<sup>142</sup>「𡈼」、「楚」上古音分屬疑母魚部及清母魚部，古音相近，稱「張楚」為「𡈼」，而非「逆」、「反」等同義字，或許也與「𡈼」、「楚」二字古音相近有關。

秦二世元年至二年間，六國相繼復辟，<sup>143</sup>但楚以外之國名本非避諱對象，因此並沒有相關用字規定。<sup>144</sup>稱「張楚」為「𡈼」，則既可避莊襄王名諱，又有能與過去的楚國稱「荊」相區別之作用。

陳勝起義反秦，雖一度聲勢浩大，但張楚集團本即烏合之眾，在內部的弱點、矛盾逐漸顯露，及外部秦將章邯等率軍攻打之下，陳勝最終敗退至下城父，竟遭其車夫所殺。自其起兵稱王至秦二世二年十二月被害，前後僅有半年。<sup>145</sup>里耶秦簡的年代為秦始皇二十五年（西元前 222 年）至秦二世二年（西元前 208 年），<sup>146</sup>稱「張楚」為「𡈼」的規定，應頒行於秦二世元年七月至二年十二月之間，秦以十月為歲首，這半年間很可能便是「秦更名方」的繕寫年分。

「曰產曰族」、「曰𡈼曰荊」兩則結構畫一，「曰某曰某」應是書者將兩則關係密近的用語規定接連繕寫，省略了其所更替之原本用字或稱號，此為「秦更名方」中發現的新句式。

關於秦「書同文字」政策正用字、用語的具體內容，《史記·秦始皇本紀》僅有簡略的相關記載：

<sup>141</sup> 《史記·陳涉世家》：「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 48，頁 495 下左-496 上左。

<sup>142</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14 篇下，頁 753 上左。

<sup>143</sup>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 16，頁 197 上右-198 下右。

<sup>144</sup> 秦避諱楚國名，並非由於對楚國的仇視，而是避莊王名諱。至於其餘東方諸國國名，並非秦所需迴避的君主、尊長等之名諱，自然沒有相關用字規定。

<sup>145</sup> 《史記·陳涉世家》：「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 48，頁 497 上左。

<sup>146</sup>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發掘報告》，頁 179。

二十六年……命為「制」，令為「詔」……號曰「皇帝」……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更名河曰「德水」……更名民曰「黔首」。<sup>147</sup>

此外，文獻中對於相關規定，還有一些零星的載錄。<sup>148</sup>其中如：「更名河曰德水」、「更名民曰黔首」等不見於「秦更名方」，可見木方並非相關規範之全文，而是一摘抄本。另一方面，木方中的「以王令曰以皇帝詔」、「承命曰承制」、「受（授）命曰制」、「出命曰制」、「莊王為泰上皇」等條文，又與《史記》所載相同，可知木方上有秦始皇二十六年所頒行的規定。由常理而言，相關軌則頒布後，官吏在一段時間後，便應能掌握。據此推想，「秦更名方」的抄錄者，可能是一名剛上任的官吏，因此在抄寫如「曰𡈼曰荊」這類追加規範外，亦謄錄了舊的條目，以為提醒、備忘，避免犯錯。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繕寫者並非官場新人，而是為了溫故知新，因而將新舊規定一併摘錄的可能。

由前文對「曰𡈼曰荊」之辨析，可知「書同文字」的法規，並非皆為秦始皇初併宇內時所頒行，如「曰𡈼」的規定，便應是秦二世元年或二年時所追加。而由「曰𡈼曰荊」觀之，秦二世時應仍避諱「楚」字。

總結而言，「曰𡈼曰荊」一句之解析，除可據以推測「秦更名方」的繕寫年分外，也使我們對於「秦更名方」的句式及秦「書同文字」政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 六、結論

本文針對「秦更名方」之疑難文句試作詮解，並修正前人論著所附本篇釋文，期能提供更理想的釋文版本。此外，又附論木方之名稱、繕寫年分，以及對「秦更名方」之句式、秦「書同文字」政策的新認識等問題，主要結論如下：

<sup>147</sup> 〈六國年表〉則於秦始皇二十七年載：「更命河為『德水』，為金人十二，命民曰『黔首』，同天下書。」與〈秦始皇本紀〉相差一年。〔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6，頁64上右-65上右；卷15，頁195上右。

<sup>148</sup> 如：《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端月」，《索隱》：「二世二年正月也。秦諱正，故云端月也。」《說文》：「皐……秦呂皐（呂皇字，改為罪。」同前註，卷6，頁68上右；卷16，頁197下左；〔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14篇下，頁748下左。

（一）鑑於「名」亦有文字之義，且木方中有「諸名為秦盡更」，是指所有私名中若有「秦」字均須更改，然未統一改名用字，自然不屬於「同文字」的規範，故「秦更名方」一名更能概括木方內容，邢義田、游逸飛所擬名稱可從，惟本文所取「更名」的「名」，兼有名稱、文字二義。

（二）前人論著所附本篇釋文，對於各家之說的標註，皆不夠完整、準確，本文對此亦作修正。新釋文註腳中，對「故旦今更如此旦」、「〔王〕宮曰【皇】〔帝宮〕」、「騎邦尉為騎校尉」、「郡邦尉為郡尉」、「毋曰客舍曰賓飢（食）舍」等則亦有所討論。

（三）「歸戶更曰乏戶」應讀為「匱戶更曰乏戶」，是指表示人數缺少不足的住戶之「歸（匱）戶」一詞改稱為「乏戶」，屬於戶政、賦役、法律等方面文書用語的統一規定。秦律中與徭役有關之用語「乏弗行」及「乏繇（徭）」的「乏」字，亦應訓作缺少、不足。「乏弗行」是指缺席不前往（徵集之所），「乏繇（徭）」則是缺服或未服足徭役。

（四）木方可能是官吏個人的筆記、備忘錄，故有不少隨意、省略之處。「曰產曰族」意為：「稱為『產』，稱為『族』」，省略了其所更替之原本用字「生」及「姓」。相近的簡省之例是「以此為野」，指以木方上的這種寫法作為「野」的標準字形，同樣未寫出當廢止的字形。「產」、「族」二字雖非同義，然其所表示之詞義「生」、「姓」卻有密切關聯。「曰產曰族」，應為繕寫者將兩則關係密近的用語規定連著抄錄，以作為提示、備忘之用。

（五）「曰𡈼曰荊」意為：「稱為『𡈼』，稱為『荊』」，省略了其所更替之原本國號「張楚」及「楚」。稱「張楚」為「𡈼」，既可避莊襄王名諱，又能與過去的楚國稱「荊」相區別。「曰產曰族」、「曰𡈼曰荊」兩則結構畫一，「曰某曰某」應是書者將兩則關係密近的用語規定接連繕寫，省略了其所更替之原本用字或稱號，此為「秦更名方」中發現的新句式。

（六）稱「張楚」為「𡈼」的規定，應頒行於秦二世元年七月至二年十二月之間，這半年間很可能便是「秦更名方」的繕寫年分。

（七）秦「書同文字」的法規，並非皆為秦始皇初併宇內時所頒行，如「曰𡈼」的規定，便應是秦二世元年或二年時所追加。而由「曰𡈼曰荊」觀之，秦二世時應仍避諱「楚」字。

關於秦「書同文字」政策之內涵，張世超、張玉春指出：各國的「書面形態」，



即字詞關係，都有自身的規則性，此為秦統一文字的主要原因和內容之一。<sup>149</sup>陳昭容具體指明秦「書同文字」包括「正字形」和「正用字」。<sup>150</sup>大西克也則有與張世超、張玉春相似之觀點，認為此政策之核心是字詞關係的統一，包括詞彙和語法。<sup>151</sup>田煒根據「秦更名方」進一步指出秦「書同文字」之內涵應包括「正字形」、「正用字」和「正用語」。<sup>152</sup>本文討論「秦更名方」之擬名時所提及的「諸名為秦盡更」一則，可歸為「正用字」的軌則，然並不屬於「書同文字」的範疇，而是未統一改名用字之避諱規定。故嚴格而言，「書同文字」僅能概括秦規範字形、用字、用語政策之大要，並不能涵蓋秦朝關於字詞使用的全部法規。

陳昭容指出：秦的「書同文字」是隨著他的軍事節節勝利、版圖逐步擴大，而作漸進的統一，不是激進的在始皇二十六年一聲令下，要全國各地放棄舊有的書寫習慣，遵從秦式寫法。<sup>153</sup>田煒則說：「政策推行以後相關規定仍有部分調整，例如秦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sup>154</sup>二氏所論，皆十分正確，秦始皇二十六年併兼天下，下令「書同文字」，固然是此政策的重要時間點，但相關規範的實施，是在始皇統一前後漸進推行，逐步增加或調整。而根據本文對「曰𠄎曰荊」的解析，我們進一步了解至秦二世時，仍有新的規定繼續增加。

秦二世繼位後，面臨到許多挑戰，甚至其帝位取得之正當性亦遭受質疑。<sup>155</sup>為鞏固其統治，二世效仿始皇帝巡行天下並刻石，<sup>156</sup>又重申秦始皇所頒布的法令，<sup>157</sup>

<sup>149</sup> 張世超、張玉春：〈漢語言書面形態學初探〉，《秦簡文字編》（京都：中文出版社，1990年），頁19-35。

<sup>150</sup> 陳昭容：〈秦「書同文字」新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3分（1997年），頁589-641。

<sup>151</sup> 大西克也：〈戦国文字随想—系統論と統一の意義をめぐって—〉，《中国出土資料研究》第6號（2002年3月），頁85-93。

<sup>152</sup> 田煒：〈論秦始皇「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及影響——兼論判斷出土秦文獻文本年代的重要標尺〉，頁405-413。

<sup>153</sup> 陳昭容：〈秦「書同文字」新探〉，頁605-606。

<sup>154</sup> 田煒：〈論秦始皇「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及影響——兼論判斷出土秦文獻文本年代的重要標尺〉，頁412-413。

<sup>155</sup> 《史記》便採用、記述了胡亥矯詔竊位之說，北大漢簡〈趙正書〉則載錄其為奉詔繼位的說法，相關問題的討論，可參考陳侃理：〈《史記》與〈趙正書〉——歷史記憶的戰爭〉，《中國史學》第26卷，頁25-37。

<sup>156</sup>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



其中可能也包括「書同文字」的規範。而如同在秦始皇所刻石碑上加刻新的詔書，二世時「書同文字」的新規定，亦可為其步武始皇之舉措，增添一例。

最後附上「秦更名方」全篇的語譯，以便讀者參閱、檢視。由於「秦更名方」所抄寫的「書同文字」相關規定，有許多隨意、簡省之處，因此以下的語譯，除翻譯釋文外，還會增加必要的解說，以清楚表達文義。

釋文	語譯、解說
〔段如故，更〕假人	「段」仍像過去一樣使用，但在表示求借於人時改寫為「假人」
〔泉如故，〕更錢□	「泉」仍像過去一樣使用，但在表示貨幣的某義時改寫為「錢□」
大如故，更泰守	「大」仍像過去一樣使用，但在表示郡的長官時改寫為「泰守」
賞如故，更償責（債）	「賞」仍像過去一樣使用，但在表示歸還債款時改寫為「償責（債）」
吏如故，更事	「吏」仍像過去一樣使用，但在表示工作、職務時改寫為「事」
卿如故，更鄉	「卿」仍像過去一樣使用，但在表示基層行政區劃、方向等義時改寫為「鄉」
走馬如故，更簪裏	「走馬」仍像過去一樣使用，但在表示爵位名時改寫為「簪裏」
〔者〕如故，更諸	「者」仍像過去一樣使用，但在表示眾多、各個時改寫為「諸」
〔西〕如故，更酒	「西」仍像過去一樣使用，但在表示含酒精成分飲料時改寫為「酒」

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 6，頁 72 上右。

<sup>157</sup>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同前註，卷 6，頁 72 上左。

灋如故，更廢官	「灋」仍像過去一樣使用，但在表示廢棄的官職時改寫為「廢官」
鼠如故，更予人	「鼠」仍像過去一樣使用，但在表示給予他人時改寫為「予人」
更訛曰謾	表示欺騙時改「訛」為「謾」
以此為野	以這種寫法為「野」的標準字形
歸（匱）戶更曰乏戶	表示人數不足的住戶之「歸（匱）戶」改稱為「乏戶」
諸名為秦盡更	所有私名中若有「秦」字均須更改
故皇今更如此皇	過去寫成「皇」現在改寫為像這樣的「皇」
故旦今更如此旦	過去寫成「旦」現在改寫為像這樣的「旦」
曰產曰族	稱為「產」，稱為「族」，省略了其所更替之原本用字「生」及「姓」
曰𡗗曰荊	稱為「𡗗」，稱為「荊」，省略了其所避諱之國號「張楚」及「楚」
毋敢曰王父曰泰父	不敢稱祖父為「王父」而稱作「泰父」
毋敢謂巫帝曰巫	不敢稱巫師為「巫帝」而稱作「巫」
毋敢曰豬曰彘	不敢稱為「豬」而稱作「彘」
王馬曰乘輿馬	「王馬（王所乘之馬）」改稱「乘輿馬（皇帝所乘之馬）」
泰上觀獻曰皇帝【觀獻】	「泰上觀獻（泰上神觀看獻物）」改稱「皇帝觀獻」
天帝觀獻曰皇帝【觀獻】	「天帝觀獻（天帝觀看獻物）」改稱「皇帝觀獻」
帝子游曰皇帝【游】	「帝子游（天帝之子巡遊）」改稱「皇帝游」
王節弋曰皇帝【節弋】	「王節弋（或指王依一定的時節弋獵）」改稱「皇帝節弋」
王譴曰制譴	「王譴（王譴責）」改稱「制譴」
以王令曰以皇帝詔	使「王令（王的命令）」改稱「皇帝詔（皇帝詔命）」
承命曰承制	「承命（受命）」改稱「承制」
王室曰縣官	「王室（朝廷）」改稱「縣官」
公室曰縣官	「公室（朝廷）」改稱「縣官」

內侯為輪（倫）侯	「內侯（爵位名，關內侯，與列侯相類而無封邑）」改為「輪（倫）侯」
徹侯為列侯	「徹侯（最高級的軍功爵位名）」改為「列侯」
以命為皇帝【制】	使「命」改為「皇帝制（皇帝命令）」
受（授）命曰制	「授命」改稱「制」
出命曰制	「出命」改稱「制」
易謂□詔	「易」改稱「□詔」
莊王為泰上皇	「莊王」改為「泰上皇」
邊塞曰故塞	「邊塞（邊地要塞）」改稱「故塞（過去的要塞）」
毋塞者曰故徼	沒有要塞之處改稱「故徼（過去的疆界）」
〔王〕宮曰〔帝宮〕	「王宮」改稱「帝宮」
王游曰皇帝游	「王游（王巡遊）」改稱「皇帝游」
王獵曰皇帝獵	「王獵（王田獵）」改稱「皇帝獵」
王犬曰皇帝犬	「王犬」改稱「皇帝犬」
以大車為牛車	使「大車」改為「牛車」
騎邦尉為騎校尉	「騎邦尉（中央負責管理騎士的職官）」改為「騎校尉」
郡邦尉為郡尉	「郡邦尉（郡內負責軍事事務的職官）」改為「郡尉」
【郡】邦司馬為郡司馬	「郡邦司馬（郡邦尉的屬官）」改為「郡司馬（郡尉的屬官）」
乘傳客為都吏	「乘傳客（乘坐傳車，掌督察的職官）」改為「都吏」
大府為守□公人（？）	「大府」改為「守□公人（？）」
毋曰邦門曰都門	不稱「邦門（郡縣等治所城門）」而稱為「都門」
毋曰公廩(堦)曰宗廩(堦)	不稱「公廩（堦）（公廟）」而稱為「宗廩（堦）（宗廟）」
毋曰客舍曰賓飢(食)舍	不稱「客舍（旅客投宿之處）」而稱為「賓飢（食）舍（賓客食宿之處）」

## 徵引書目

### 〔傳統文獻〕

- 〔戰國〕呂不韋著，〔漢〕高誘注，〔清〕畢沅校：《呂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清光緒元年浙江書局刊本。
-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駙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二十四史點校縮印本。
-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臺北：里仁書局，1990年。
-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二十四史點校縮印本。
-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16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經韻樓刻本。
-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府學重刊宋本。
-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府學重刊宋本。
- 〔清〕段玉裁注，〔清〕徐灝箋：《說文解字注箋》，臺北：廣文書局，1972年，影印清光緒二十年徐氏刻民國四年補刻本。
- 黎翔鳳校注，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近人論著〕

- 凡國棟：〈里耶秦簡所見秦基層地方行政體系〉，《湖南考古輯刊》第11輯，2015年1月，頁292-324。
- 方勇、侯娜：〈睡虎地秦簡《日書·生子篇》札記四則〉，《江漢考古》2021年第3期，2021年6月，頁136-138。
- 王明欽：〈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收入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 王准：〈秦簡牘中若干涉及「荊」「楚」史料與相關問題研究〉，《長江大學學報》第40卷第1期，2017年1月，頁37-43。

王貴元、李潔瓊：〈秦「書同文」告令頒佈具體時間考〉，《學術研究》2021年第1期，2021年1月，頁165-172。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天水放馬灘秦簡》，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石洋：〈里耶秦方「段如故更假人」新解〉，《出土文獻研究》第18輯，2020年4月，頁114-128。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秦簡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田煒：〈論出土秦和西漢早期文獻中的「生」和「產」〉，《中國語文》第2期，2016年3月，頁202-210。

——：〈從秦「書同文字」的角度看秦印時代的劃分和秦楚之際古文官印的判定〉，收入西泠印社編：《第五屆「孤山證印」西泠印社國際印學峰會論文集（上冊）》，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7年。

——：〈論秦始皇「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及影響——兼論判斷出土秦文獻文本年代的重要標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9本第3分，2018年9月，頁403-450。

——：〈說「段」「假」〉，《出土文獻》第1期，2021年3月，頁83-91。

四川省博物館、青川縣文化館：〈青川縣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牘——四川青川縣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第1期，1982年1月，頁1-21。

白於藍編著：《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

朱紅林：〈里耶秦簡8-455號木方研究——竹簡秦漢律與《周禮》比較研究（七）〉，《井岡山大學學報》第32卷第1期，2011年1月，頁125-129。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

——：《嶽麓書院藏秦簡（貳）》，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

任攀：〈秦簡語詞札記三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22年11月3日，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0964>（檢索日期：2024年1月25日）。

邢義田：〈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重論秦漢的刑期問題〉，《臺大歷史學報》

第 36 期，2005 年 12 月，頁 407-432。

——：〈「手、半」、「曰𠂔曰荊」與「遷陵公」——里耶秦簡初讀之一〉，《簡帛》網站，2012 年 5 月 7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qinjian/5871.html>（檢索日期：2023 年 12 月 5 日）。

——：《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1 年。

李天虹、熊佳暉、蔡丹、羅運兵：〈湖北雲夢鄭家湖墓地 M274 出土「賤臣案西問秦王」觚〉，《文物》第 3 期，2022 年 3 月，頁 64-74。

吳小強：《秦簡日書集釋》，長沙：嶽麓書社，2000 年。

周西壁：〈洞庭湖濱兔子山遺址考古——古井中發現的益陽〉，《大眾考古》第 6 期，2014 年 6 月，頁 31-37。

周海鋒：〈秦制在新地的展開——以簡牘為考察中心〉，《中國文化研究》第 3 期，2022 年 8 月，頁 22-38。

胡平生：〈里耶秦簡 8-455 號木方性質芻議〉，《簡帛》第 4 輯，2009 年 10 月，頁 17-25。

高亨、董治安纂著：《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 年。

高智敏：〈由「邦」到「天下」——秦「邦」更名所見制度變革及其意義〉，《中華文史論叢》第 2 期，2019 年 2 月，頁 255-290。

晉文：〈里耶秦簡中的積戶與見戶——兼論秦代基層官吏的量化考核〉，《中國經濟史研究》第 1 期，2018 年 1 月，頁 56-73。

翁明鵬：〈從《禹九策》的用字特徵說到北大秦簡牘諸篇的抄寫年代〉，《文史》2020 年第 1 輯，2020 年 2 月，頁 5-31。

孫聞博：《秦漢軍制演變史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

梁鶴：〈秦代「都吏」研究——從里耶秦簡 8-461「乘傳客」談起〉，《簡帛研究二〇二一（秋冬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 年。

郭永秉：〈讀里耶 8：461 木方札記〉，《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張世超、張玉春：〈漢語言書面形態學初探〉，《秦簡文字編》，京都：中文出版社，1990 年。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的文字學啟示〉，《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3 年 2 月 1 日，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

w/2011（檢索日期：2024 年 1 月 25 日）。

張春龍、龍京沙：〈湘西里耶秦簡 8-455 號〉，《簡帛》第 4 輯，2009 年 10 月，頁 11-15。

——：〈里耶秦簡所見的戶籍和人口管理〉，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編：《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研究：中國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年。

——：〈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九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16 年第 5 期，頁 32-48。

張惟捷、覃怡：〈里耶秦簡「更名方」考釋與字體相關問題淺析：兼論秦「書同文字」政策〉，《廈大中文學報》第 6 輯，2019 年 1 月，頁 146-173。

張顯成：〈開啟規範語言文字先河的國家文件——論秦簡《更名詔書》的語言學價值〉，《簡帛》網站，2017 年 12 月 29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qinjian/7697.html>（檢索日期：2023 年 12 月 5 日）。

陳松長：〈睡虎地秦簡中的「將陽」小考〉，《湖南大學學報》第 26 卷第 5 期，2012 年 9 月，頁 5-7。

——、賀曉朦：〈秦漢簡牘所見「走馬」、「簪裊」關係考論〉，《中國史研究》2015 年第 4 期，2015 年 11 月，頁 57-66。

——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 年。

——：《嶽麓書院藏秦簡（伍）》，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 年。

——：《嶽麓書院藏秦簡（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20 年。

——：《嶽麓書院藏秦簡（柒）》，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22 年。

陳侃理：〈里耶秦方與「書同文字」〉，《文物》2014 年第 9 期，2014 年 9 月，頁 76-81。

——：〈《史記》與〈趙正書〉——歷史記憶的戰爭〉，《中國史學》第 26 卷，2016 年 10 月，頁 25-37。

陳昭容：〈秦「書同文字」新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8 本第 3 分，1997 年 9 月，頁 589-641。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年。

——：《秦簡牘合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 年。

——：《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 年。

——：《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二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 年。

- 游逸飛：〈說「繫城旦舂」——秦漢刑期制度新論〉，《新史學》第20卷第3期，2009年9月，頁1-52。
- ：〈里耶8-455號木方選釋〉，《簡帛》第6輯，2011年11月，頁87-104。
- ：〈里耶秦簡8-455號木方補釋〉，《簡帛》網站，2012年2月15日，網址：<http://www.bsm.org.cn/?qinjian/5828.html>（檢索日期：2023年12月5日）。
- ：〈里耶8-461號「秦更名方」選釋〉，收入魏斌主編：《古代長江中游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製造「地方政府」——戰國至漢初郡制新考》，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1年。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龍崗秦簡》，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湖北省江陵縣文物局、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岳山秦漢墓〉，《考古學報》2000年第4期，2000年10月，頁537-563。
- 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嶽麓書社，2007年。
- ：《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 ：《里耶秦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編：《雲夢睡虎地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 彭浩：〈「將陽」與「將陽亡」〉，《簡帛》網站，2012年9月23日，網址：<http://www.bsm.org.cn/?hanjian/5922.html>（檢索日期：2023年12月5日）。
- 單印飛：〈都吏新解〉，《出土文獻》2022年第3期，2022年9月，頁68-74。
- 楊振紅：〈從秦「邦」、「內史」的演變看戰國秦漢時期郡縣制的發展〉，《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4期，2013年11月，頁49-68。
- 臧知非：〈從里耶秦簡看「書同文字」的歷史內涵〉，《史學集刊》2014年第2期，2014年3月，頁27-31。
-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 謝明宏：〈〈賤臣箠西問秦王〉觚讀札〉，《簡帛》網站，2022年4月22日，網址：<http://www.bsm.org.cn/?qinjian/8691.html>（檢索日期：2023年12月5日）。
- 韓樹峰：〈耐刑、徒刑關係考〉，《史學月刊》第2期，2007年2月，頁22-27。



魏慈德：〈從里耶簡更名方的文字規範看秦文字的使用現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41 期，2022 年 6 月，頁 1-38。

大西克也：〈從里耶秦簡和秦封泥探討「泰」字的造字意義〉，《簡帛》第 8 輯，2013 年 10 月，頁 139-148。

——：〈戦国文字随想—系統論と統一の意義をめぐって—〉，《中国出土資料研究》第 6 號，2002 年 3 月，頁 85-93。

# Explanation of Difficult Sentences in the Liye Qin Slips “Wooden Tablet of Nomenclature Changes from the Qin Dynasty”: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Transcription Dates of the Wooden Tablets and New Understandings of the “Unified Written Language” Policy

Biing, Shang-Bair\*

## [Abstract]

Liye Qin Slips “Wooden tablet of nomenclature changes from the Qin Dynasty” represent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direct historical sources for comprehending the Qin Dynasty's “unified written language” policy. Due to its extraordinary value, it has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with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lthough the “Wooden tablet of nomenclature changes from the Qin Dynasty” is partially damaged, and some characters are obscured to varying extents, most of the existing characters have been identified and confirmed through successive scholarly studies. Furthermore, certain missing or unclear sections have been reasonably reconstructed based on textual patterns and contextual meanings. However, some difficult phrases in the text remain open to interpreta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ddress these ambiguities by providing interpretations of key problematic passages.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revises the explanatory text published in previous research,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a more satisfactory version of the explanation. In addition, we will discuss the naming conventions of the wooden tablet, the transcription dates, and new understandings of the syntax of the “Wooden tablet of nomenclature changes from the Qin Dynasty,” along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with the Qin policy of “unified written language.”

By analyzing these aspects, this study aim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rare document and provide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Qin Dynasty’s “unified written language.” A full translation of the text is appended for readers' reference and verification.

**Keywords:** Liye Qin Slips, wooden tablet of nomenclature changes from the Qin Dynasty, transcription dates, unified written language

